



第七章 辉煌已逝，西施万念俱灰

西

施

勾践终于发起攻击了。夫差自知吴国寿数已尽，姑苏难保，将城中宫内的后妃嫔城斩杀殆尽，作最后一搏。眼见文臣武将一个个命丧黄泉，他也只好上吊自杀，临死还恋恋不忘美人西施。西施万念俱灰，沉湖自尽。

一 夫差屠宫，拼死一搏

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！

周元王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。

范蠡再一次点燃了攻吴的战斗，半空里被烧黑了的乌云迅速北移，一阵又一阵地压向姑苏城顶。

越国水师猝然发动强攻，从渔洋山登陆的水兵直扑穹窿山；范蠡亲自率领横塘的越兵，往北攻上姑苏山，击败吴国守军；在潭西登陆的水兵，已经与冲山岛的越军会合，占领邓尉山，攻下天池山，正去攻打天平山；七子山上的吴国守军全部投降；吴国的残兵败将纷纷拥向平门与齐门，往城里挤……一个接着一个的信卒飞速禀报，吓醒了沉醉于宫廷歌舞之中的吴王。

“伯嚭呢？把伯嚭叫来！”夫差大声叫道。

岑出公公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跪下禀道：“太宰走了。”

“哪儿去啦？”夫差气得暴跳如雷。

“也许，也许……”岑出公公结结巴巴，不敢说。

“也许什么？”夫差走近他，急得直跺脚。



列国图说
西施颜色





“也许逃掉了。”岑出公公恐慌地应道。

“胡说！”夫差一挥剑将岑出公公斩了。

王子地冲了进来，叫道：

“父王，天快黑了，越军发动全面攻击。城南越军扛来无数云梯，看来要强行攻城。众将齐集门外待命，正准备与越军决一死战。”

夫差愣一下，冲出门，一望，将军们中间没有了那个熟悉的肥瘦身影，伯嚭果真消失了。他一跃上马，直奔盘门，上了城楼，果然看见越兵纷纷扛着云梯，靠近城墙。

“快用箭射！”夫差命令道。

王孙骆说：“今箭不过数千，不敢乱射了。留下的获蒿御楚，于一年前已经斩光用尽，找根箭杆材料都没有。”

夫差呆住了。望着越兵好久好久，忽而怒吼道：

“跟上我，今夜杀俘屠宫，迎战勾践，一定保卫住姑苏城！”

夫差气得牙都快咬碎，他举起属镂剑，驰马直奔王宫，后面紧紧跟着吴国的将军们。

夫差疯了。

灵岩山上的西峰。

一名宫女慌慌张张跑来禀道：

“娘娘，不好了，我在山顶上望见穹窿山、香山、高峰山、尧峰山、七子山、狮子山都着了火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天平山、焦山正打着仗呢，我们这儿危急了！”

众宫女听了一阵骚动，无不骇然。

西施连头也没抬，依然两手抚琴，平静地调弦转轸，轻拢慢捻，可拨出来的曲调却透露出一阵阵掩抑不住的深切情思和悠悠怨诉，如咽如泣风为之悲而停息，鸟为之哀而不鸣，连宫女们也无不为之掩面嘤嘤哭泣了。

不久，西施立起，由旋波、羽嫫扶着，一步一步下了琴台，左折东去，进入响屐廊，缓缓前行。

忽见俊鹤步履如飞，急奔而来，叫道：

“娘娘，前面不远处，紧靠右首廊柱旁边，有一个宫娥被人砍死了！”





西施与众人急匆匆走到近边，一看，见一个宫娥的右颈中间被人砍了一刀，鲜血把那肩头上的衣裳弄得殷红殷红的。这宫娥侧卧着，脸朝东向，面色如同白纸一般，双睑不闭，目不转睛，怔怔地，像在痴迷迷地盯着什么。西施终于认出来这宫娥是吉好。

吉好动都没动，可她真的讲话了，声音极细弱、极细弱，有些颤抖，但仍然隐约可闻……

当时吉好正低着头在扫地。就像往常一样，她将飘进响屐廊里的飞叶浮尘用扫帚缓缓地扫去。

多少年来，多少寒暑，她总是这样一遍遍地扫着这条长廊，轻轻地、轻轻地，好像把正在酣睡的一粒粒纤尘、一张张败叶轻轻移走，她不忍心让手脚重一点，怕将它们惊醒。长廊上的地板，用一条条短而窄的黄屐木块拼凑而成，齐整而洁净。每条木板上面的印痕与伤痕，她都熟悉，就好像熟悉自己的面孔一样。有时她用柔软的帚毛来回地扫着，替木条洗脸，在轻抚慢摸，偶尔还会失声地呼唤着它。

好就这样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清晨与黄昏，度过了几乎忍受不了的孤独和寂寞。每当大王伴随妃嫔走过时，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吓得她慌慌张张抱起扫帚躲在廊外。来来往往的宫娥，谁也不多望她一眼，她明白自己属于“妾婢”一类，连宫娥也能指使她，她也不敢多看人家一眼，也从不会妄想有朵微笑会向她冉冉飞来。谁羡慕她呢？谁怜悯她呢？即便人们看见她了，可一回首便把她忘得干干净净，就像世上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。她有时忽然思念起父母亲人，常常伫立凝思，只是他们都远远立在眼里面的最远处，冷漠无言，又那么遥远而模糊……时光一久，连这一点点迷茫的影像也被磨化得望不见也想不着了……

世界上除了孤寂和冷漠以外还有什么呢？有恩爱吗？有欢乐吗？有……

“娘娘呢？”

这时突然血染战甲的大王站立在她的面前，像一根粗壮的铁柱，后面跟着许多将士。人人拎着锋利无比的吴钩，剑尖上还流着血，一滴一滴正往下滴着。

西

施



列国桥北
尽失颜色





她吓得连扫帚也忘了丢，抱在怀里，两腿瑟索不能移动，恐慌地望着大王，“噗咚”一声，跪了下来。

“娘娘呢？”大王声越发严厉起来。

“在西峰。”她慌忙指指西面的山顶。

“前头走！”大王杀气腾腾。

她惊慌地爬起来，哆嗦着，在前头引路。响屨廊里发出响亮而又零乱的足音，振耳欲聋。夫差就在她的身旁走着，焦急而又暴怒，喘息急促，像头张开血盆大嘴的吼狮，令她胆裂魂飞。她慌慌张张走出响屨廊，向西拐，就踏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，正往山顶爬时，大王突然停步，王子姑曹抢前一步，禀道：

“父王，我去杀！”

“慢——”大王举起右手，侧耳聆听。

琴台上面正飘下一声声琴曲，凄凉哀怨，如泣如诉，有人和着，低声浅唱：

梧叶落尽寒风吹，
孤凤徘徊自伤悲，
阴云霭霭何处飞？
大王大王兮胡不归？
胡不缓缓归？
缓缓来归。

夫差举起的手，随着琴音徐徐下沉，垂首不语，忽然用指甲弹掉眼快要滴下的大颗泪珠。

“回去！”夫差命令道。

将士们往两旁退开，让大王先行，众人跟着。

进了响屨廊，又向东走一会，从南拐下山，王子也拱手问道：

“父王，昨天一夜，姑苏城中宫殿里的后妃嫔娥皆被斩尽杀绝，今天为何独留下这个西施娘娘？”





夫差叹道：

“我们绝灭妻女，无非避免她们遭受越人凌辱。西施，玉人也，纯洁无瑕，从未拂逆过寡人之意，今犹念寡人，寡人何忍目睹其死？西施原本越人，勾践杀她，不义；寡人杀之不仁；留之也可，待天命耳。”

王子姑曹听他这么说，恨得一顿脚，回头见吉好正跪在地上拜送，顺手一刀，砍了吉好，走了。

西施听后连忙跨前一步，跪在地上，双手扞脸大声哭道：

“吉好吉好，我是西施，我是西施呀……”

那吉好听说是西施娘娘，就用尽全力掉头回望，不料鲜血从创口中一下涌出，头一耷拉，吉好死了。

西施回到西宫，坐下不久，见俊鹤进来禀道：

“娘娘，我去馆娃宫里看过，一些老病宫娥，上吊的上吊，跳崖的跳崖，其余的人都已逃遁无踪，馆娃宫里已空无一人。”

西施见西宫室内陈设一如往昔，然已物是人非，而大王如何，现在哪里，又令她悬念不已。她的身边只剩下十名宫娥了，想了一想，就说：

“羽嫔、旋波，你们把宝箱、衣橱都打开来，任凭大家挑选，凡自己喜爱的衣裳，就穿上；自己喜爱的珠宝，就戴着，各自梳理一番，做人就要活得洁净，死也美丽。”

旋波领着宫女们进房，一时间大家选衣拣玉，各自精心理妆，明妆玉钗，璀璨璨璨；着粉施朱，杂裙垂髻；人人梳洗得姱容修态，丰韵嫣然。更加上西施为她们细细修整一番，更加妩媚动人，艳如桃李。

西施又与宫娥们将室内整理清楚，这才领着旋波诸人回到馆娃宫，一路上已经能够听到士兵们交战呼喊的声音了。馆娃宫比那西宫大得多，也就感到格外空荡，格外凄清。每个人都心事重重，谁也不愿多讲一句话，愈发增添凄凄惶惶之感。

忽然山下喧嚷嚷嚷，声音一片嘈杂，旋波慌忙跑出房门。

霎时风起云集，一片昏暗，天色大变。

落雨了。

西

施



列国娇娃
尽失颜色





二 忠臣志士，危难之间方显本色

穷途末路，夫差上吊自杀。

夫差与将士们快步走进山顶花园，经过南端那个方方正正的浣花池时，脚步放慢了一些。池水依然清如明镜，残枝败叶倒映在水面上，显得有点凄凉。往昔夏秋之际，一张张碧绿绿大而肥的圆圆荷叶把小池挤得满满的，一朵朵四色荷花，一只只深绿莲蓬，常被挤上池岸。池岸四周地上铺着黄豆，黄豆上面放着一叶小舟，他与西施坐在舟内，任凭宫娥们在小舟前后推推拉拉，缓缓行去，犹如舟游水上一般，飘飘摇摇，他与西施挥手舟外，采摘荷花莲蓬，欢声笑语，声馨近馥，那一种“山顶行舟”乐趣，不会再有了。他们一步步走下百步阶时，还登上了常年望着太湖的那个石乌龟，遥遥望那箭泾河，像一条细长的银带，笔直笔直通向太湖旁边的香山……

回首东望，美丽的姑苏都城被战火烧着了，硝烟弥漫。

将士们来到灵岩山下，附近已经出现了越国士兵。

经过一番鹰鹞审视，这一大群展翅于万里长空的强悍猛鹭，狂飙似地倏忽下扑，逐狐攫兔，追杀越兵，触之者无不立死。他们一路杀回姑苏城内，东奔西逐，仍在厮杀，然而越兵愈杀愈多了。

元帅王孙骆猛然省悟：不好！想来姑苏城已被攻破，敌人正如潮水一般涌进城里，大王将被围困。

“冲出城！”王孙骆大叫，“往城门口冲。”

王子地、王子姑曹、勇获、华登这班猛将，谁也听不进，不走。

“把这些兔崽子斩尽杀绝！”展如狂吼着。

“先冲出去，留点力气杀勾践！”老将文之仪心里明白，姑苏城已被越军攻占了，不由得也大叫起来。

有些将士勒住马缰，眼望夫差。

夫差略一迟疑，拍马北行，将士们紧紧跟上。





王孙骆将马一提，赶了上来，问道：“我们往哪儿去？”

“往太湖！”夫差边驰边说，“那儿有我们强大的水师。”

“徐承是一头蠢猪。”王子姑曹大叫，“去送死！”

夫差不理。

“冲向南门！”王子姑曹恼怒了，“捣勾践老巢！”

王子地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分开！我们人马不多了！”

“我要让勾践发抖，去听听那些敌人的鬼哭神嚎吧！”王子姑曹固执地叫着，“父王，再见了！”

他俯下身子，伏在马背上，两腿一夹马腹，头也不回，疾速冲向蛇门。

后面紧紧跟随着的是他那三十二名矫健勇猛的虎将，个个与他如手足，生死与共。

蹄声嗒嗒，烟尘飞起，转瞬间，连一匹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
马的影子一匹一匹出现了。

它们出现在攻破姑苏城后正浸沉于胜利狂欢气氛中的越军的后方，三十三只凶野的猛虎咆哮着，冲出密林，冲下山坡，有如被遏阻于高山之巅奔泻着的洪水，一下冲向缺口，忽然倾堕，凌空垂下，声若雷霆，地动山摇。

复仇之火把勇士们的心已烧红，血被烧得沸腾，只只眼睛都被烧得像血一般，喷出怒火。他们在西施来吴的道路上往回杀去，凶暴残忍，不管越兵在对抗还是在防守，在逃跑还是在乞降，一律格杀勿论，决不放过一个。焚烧着一座座军营，不留下一粒米、一根草，撕碎绸缎衣物，把珍宝金银投进水里，抛向路边。不让一匹战马活着，战车无不被砸得粉碎……一路上狂吼大叫，呼啸而过，顿时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越兵们吓得心碎胆破，望风而逃。

王子姑曹第一个爬上高两丈、宽一丈五尺的携李古城，扯下越国大旗，燃火焚烧。旗灰随风北扬至十八里外，后人筑桥纪念此事，即“扬旗桥”。王子姑曹等三十三员虎将，还在城北七里“陞”这个地方，设台哭祭先王阖闾，仪式庄重而肃厉，活埋了九名越国将军与三百七十五名越国士兵，用以祭奠。又在携李城附近进行大扫荡一次，历时五天，今天崇德、桐

西

施



列国城址
冬夫颜色

285





乡、海宁一带犹留有“东荡”、“西荡”等许多地名，农民在这一带耕地，还往发现一些败甲朽镞哩！

这一天，虎将们爬上七十五丈多高的高阳山，这是携李城南一座最高的大山了。他们望着横在面前由西往东流去的江水，滚滚奔流，汇入浩浩滔天的大海里去，犹如天堑。江面无船，岂能飞渡？王子姑曹怅望江南，但见远山如眉，碧沉沉地徐徐入于杳冥，乃仰天大喊道：

“昔日太师伍子胥伐越，道逢大风，车败马失，骑士堕死，马嘶嗥不已，悲天不祐，今天山左犹存‘马嘶城’；眼下我南去击越复仇，又遇水阻：天讨有罪，何其不然？”

王子姑曹怆然涕下，众虎将无不扼腕叹息，亦有下泪者。

这时越国太子适郢正率领轻骑东寻西追这班虎将。他们来到高阳山下，发现了王子姑曹等人都在山顶上，便悄悄将五百名弓箭手埋伏于山路两侧，凡是路边的石头后面、大小洞口、山坳洼坑中都有越兵屏息静待。见王子姑曹等一班虎将勇士谈谈说说，勒紧马缰缓缓下山，待他们来到山腰之下时，就听得漫山遍谷里的越兵齐声呐喊，霎时强弩俱发，矢如骤雨，可怜这班虎将猝不及防，纷纷中箭，马嘶人叫，一个个倒下身亡。

突然，人们惊骇地望见，山腰间有一匹白马腾空飞起，上面骑的是驹从屈其，背负着王子姑曹，笔直笔直，往山下栽去……

吓呆了的太子适郢，好久好久才醒悟过来，高声喊道：

“追——”

他第一个纵马向山下驰去。

夫差第一个拍马出了平门，过了桥，远远就望见一名吴兵向他笑着，鼓掌致敬。他也许想把身子立起，忽然噗咚一声，栽倒了，到近边再看，这个吴兵满腿都是血。

“他受伤了！”

夫差心中一阵酸楚，仍然马不停蹄，向前疾驰。西南天平山上的呐喊厮杀声音清晰可闻，他回头望望，后面蹄声嗒嗒，尘土飞扬，大队吴国骑士紧紧跟着他，飞奔而至。路旁的树木、村落，纷纷向身后倒去……

久久。





“这儿到什么地方了？”夫差大声问。

奚斯将马猛了一鞭，驰近夫差，叫道。

“快到西浒关了！”

“向西去！”夫差命令道，“徐承就在太湖里的大贡山一带。”

人们盘马往西，驰进了深山。

时入深冬，这一带荒无人烟，衰草粘天，大风振木，萧萧有声，惊得一阵阵老鸦拍着翅膀，呱呱叫着，满天乱飞。山路曲折崎岖，马在上面颠簸而行，使人不禁心惊胆颤。

王子地在路边摘到一只拳头大的金黄小瓜，递给夫差。夫差大口吃了，觉得清脆可口，精神为之一爽，大有饥渴一时俱解的快感，问道：

“这瓜是哪里来的？”

王子地回答道：

“路边摘的。一大篷的瓜藤上面，就结了这么一只小小黄瓜，瓜叶都已枯死了。”

“冬天怎会结瓜的呢？”夫差问。

文之仪把马一提，快驰几步，走近夫差，说道：

“大王，这是因为夏天时，人们吃了瓜，在地上便污，其中有籽，才长藤结瓜的。此乃粪种，很少有人吃它。”

夫差听说，思忖良久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奚斯答道：

“伍子胥太师初至吴，先王僚赐田百亩，让太师与楚国的王子胜耕于此。后来，此地村人怜太师冤死，于近处立祠祭祀，就叫这山为‘胥山’。”

夫差垂首叹喟，说道：

“相国太贤。今思之，寡人内心愧疚。”

复前行，山回路转，眼前小峰土岗丛生，更加冷僻荒芜。

“走进山肚里来了。”夫差向四面望望，“这是什么地方呀？”

奚斯手搭凉篷，向四周仔细看看，想了一想，点点头道：

“是了是了。这一带是阳山，当地人称之为蒸山。昔日大王命力士石番用铁锤击杀的公孙圣，抛其尸于蒸丘，就在这里。”

西

施





夫差听说，百感交集，勒马四顾，心中凄怆，叹道：

“公孙圣大贤，往昔言寡人将败‘走倥偬’、‘不得火食’……今日应验，寡人自认愆尤，悔已无及矣！公孙圣还言，死后当化为音响，以唤醒寡人，悲乎寡人难闻圣人之声矣。”

于是仰天高呼“公孙圣”，接连叫了三声。

立时山鸣谷应，似乎听到了公孙圣在山间也回答了三声“公孙圣”，其声渐渐远去，犹嗡嗡不已。此乃公孙圣所化之音响，恋吴王也。

忽然左旁山间有人鼓掌哈哈大笑道：

“大王为何姗姗来迟，我在这里已给恭候多时了。”

夫差一看，是范蠡。

王孙骆策马向前，怒道：

“相国寻踪追逼，来何速也？”

范蠡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元帅非常清楚，作战得全局在胸，通观始终，如今既已摧王坚矣，必须乘胜擒王。不速，将纵虎归山，遗患无穷了。”

王孙骆拍马欲前，范蠡将手一拱道：

“元帅勿前。二十年前，范蠡在吴，大王宽容大度，不辱贱臣，贱臣至今，未敢忘怀。今我自将隐去，非畏惧也。这群山中，已深藏越兵，大王抉择，就在今朝。我已派兵去灵岩山，不使西施娘娘受惊。大王保重了！”

说罢，他拱拱手，将马头一掉，山两侧忽地驰出四十余骑，簇拥着范蠡，扬长而去。

夫差听说，并不介意，仍然前行。忽见东面山坳里有一名越兵正向他们窥望，王子终累大喝一声，拍马疾驰，伸手擒来。那越兵跪在地上，说自己是一名信卒，奉越王命，来请吴王去南山帅营中会晤，于是呈上勾践书筒。夫差看了，一怔，命放走信卒。回望东南方上空，浓烟翻滚，姑苏城一带，仍在战斗之中，顾谓王孙骆道：

“范蠡未欺寡人。”

王孙骆想想，说道：

“大王，火速急走南山，擒拿勾践，犹可为也。”





王子山摇摇头道：

“元帅差矣，勾践约会大王，焉能不防？投薪灭火，虽至愚人不为，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不如去请和为上。”

逢同搔搔头，说道：

“大王可先派人前往打探虚实，再作定夺，岂不更好？”

王子地大叫道：

“父王，这样万万不可！降则彻底失败，和也败之半矣，惟战能胜，退亦可转败为胜。决不能自投身于勾践掌握之中，任他伸屈！”

诸将意见不一，议论纷纭。

夫差沉吟良久，又望望众将，叹道：

“去吧，我们将帅折损不多，勾践仍有畏惧。若得存吴，出艰济险，可待之来日。”

遂命元帅王孙骆前往。众将听到，都争先前往，护卫元帅。

王孙骆摆摆手道：

“我今天只身入狼穴，面对凶暴狼群，恃我智勇，已可以周旋，人多反会误事。”

说罢，鞭马疾驰。山尽，路往东拐，王孙骆猛然见到越国的那名信卒跪在山路当中，两旁立着两个铁柱似的彪形大汉，正跌足大笑，定眼一看，原来是石番、勇获两人，勃然大怒，叱道：

“你们想干嘛？”

勇获道：

“我二人赶来为元帅牵马捧刀，陪元帅去见勾践。”

王孙骆气道：

“你俩懂得什么礼仪？只能败事。”

石番说道：

“我俩这番去，只做聋子哑巴，事事听从元帅安排。若去不成，我们就摔死这个信卒，以出胸中闷气。”

王孙骆倒真的怕这两个粗人又干出一些蠢事来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关照他们只能跟着，不得胡言乱语。这两个人欢天喜地连声应诺。勇获

西

施





走在前头，替王孙骆牵着马缰，石番跟在后面，捧着王孙骆玉刀，三人跟随信卒弯弯曲曲来到了越军帅帐。

王孙骆骑在马背上，远远就望见勾践端端正正地坐在台前的一张宽大的椅子上面，左右站着文臣武将，面前的虎贲手里都握着两丈四尺长的夷矛，矛镞尖锐闪光，下垂红缨，人人铠甲鲜明，分列两侧，整齐肃穆，威武无比。他来到近前，越国小行人伍吁迎了上来，面向王孙骆，拱手高唱：

“下马！”

王孙骆下马，勇获牵着马，退在一旁。

“唱名！”

王孙骆将手一拱，高声道：

“吴国左校司马、水陆六军大元帅王孙骆晋见大王！”

“晋见！”

这时八十名虎贲忽地举起夷矛，将矛镞捉对交叉起来，那四十对夷矛交叉成为一道长长的拱门。伍吁腰微躬，向拱门伸出右手，说了一声：

“请！”

王孙骆一怔，愤怒地高声唱道：

“这是谁家礼仪？”

伍吁道：

“此乃越礼。”

王孙骆呵斥道：

“越国岂有此礼？”

伍吁怒道：

“此礼为元帅晋见大王而设，不得失礼！”

勇获听说，满腔怒火早已按捺不住，厉声喝道：

“今日得行吴礼！”

说着举刀就砍夷矛，一时间杆折镞断，人人惊恐，石番抢步向前，抓起伍吁，往前抛去，吼道：“此吴礼也！”那伍吁从半空中倒头栽下，脑浆迸溅，立时气绝身亡，见者无不大惊失色。王孙骆大声喝住二人，文种也慌忙赶至，揖道：





“臣未敢问。”

勾践说：“姑苏城即将灰飞烟灭，化为废墟，君王去从，宜有所思矣。”

王孙骆沉思良久，乃道：

“吴王想见大王昔日之危，祸生德根，先沉后扬，能兴越败吴，当有所思也。吴王以仁义霸天下，今受挫于姑苏，心欲大王念会稽之故，以存吴嗣，可乎？不得其愿，必诉诸战，今吴王既然败于胜后，亦必将胜于败中。”

勾践听他这样一说，语气不温不火，反而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，只是叹道：

“寡人何德？能顺从命而已。昔日天以越赐吴，吴王不肯受；今日天以吴赐越，寡人不敢违天命矣。”

说罢，命文种送王孙骆出山口。

王孙骆上马。

文种惊讶道：

“元帅驸从，何不乘马？”

王孙骆道：

“他们是步卒，无须乘马。”

“山路坎坷，焉能无马？”文种转身命人牵两匹马来，叹道：“元帅驸从，

“元帅息怒，行人失礼了。”

王孙骆笑道：

“这都怪驹从鲁莽无知，还望相国庇护，使能完成晋见越王大礼。”

文种亲自领着王孙骆拜见了越王。勾践自讨没趣一场，心头还怦怦跳着，遥望两位驹从瞠目张须，怒目而视，也就不敢再得罪王孙骆了，赐王孙骆坐下，问道：

“吴王今欲何往？”

王孙骆拱手回答道：

西

施





皆天神也，勇猛无敌。”

石番、勇获上了马背，三人反身拱手告别，疾驰而去。

文种呆呆地目送他们远去。

王孙骆等三人正沿着刚才来过的山路回奔，许多山岗似曾相识，带着喜悦的面容迎接他们。石番、勇获受到元帅夸奖有些得意忘形了，不时仰起脸来纵声大笑。

“好样儿的！”王孙骆交口赞誉，“你们大张吴人志气，把勾践吓得话到嘴边又咽下，没敢说出一句叫我们投降的话语。”

勇获紧接着说：“我们尽礼而还，太有趣了！”

“还得了两匹马！”石番哈哈大笑。

这笑声惊得路旁树上的许多老鸦拍翅高飞，“呱呱”叫着，逃往山后。

元帅的威严已被抛到九霄云外，三个人嘻嘻哈哈，一路上都在谈论着刚才的胜利，他们着力加鞭，让战马尽力驰骋，以快些将这天大的笑话送给亲爱的伙伴们。

他们回到原先启程的地方，一看，全吓呆了。

地面上躺着几十具尸体，有些人的伤口上还滴着血；有一百多顶的头盔，散落在路边；许多断折了的矛杆横在山口的小道上；一棵老树上还钉着几十支长长的箭杆，箭镞深深地刺入树心……

“敌人过来了！他们把我们引开的时候，趁机侵袭这里了！”

王孙骆拍打着脑袋，坚毅的脸庞上面流淌着悔恨的泪水，着急道：“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真该死，这班凶残的禽兽！”

“大王，你在哪里——”

王孙骆仰天大呼。

大王的回答被石番听着了，他用手指着西边山后，大声喊道：

“在那边，在那边！”

隐隐约约的厮杀声音，王孙骆确实也听到了。

“上！”

王孙骆首先冲上西小山，望见下面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川，有人在那儿厮杀，倒是勇获第一个冲进了敌阵，他扔掉战马，步履如飞，抢了先，抓起





一个敌人当武器，追赶越兵扑打。王孙骆将马腹一夹，也冲下山去，抢得一支长戟，又刺又勾，往敌人多处砍杀。那石番乃是吴国著名的力士，有触山举鼎之力，真似铜头铁额一般，从不知道怕什么，更不怕人拳打脚踢、棒敲棍击，他一路东砍西杀，也不知道杀死多少越兵！却一眼望见了古贲正在指点越兵厮杀，料想是一位将军，于是一声大吼，赶到近边举起一刀，将古贲连同他的战马斩断，随即又往别处厮杀去了。这些越兵原来是古贲领来，想擒住夫差报功，正用强弩追杀吴军，做梦也没想到背后扑来三只猛虎，一时举刀不及，也不知被杀了多少！夫差众人见越兵大乱，也就掉转马头杀回来，直弄得越兵哭爹叫娘，四处奔逃。

这时，古贲却醒转过来。原来他的战马给石番斩成两截，自己的坎肩被削去一块，人也吓昏过去，现在已慢慢苏醒。他命越兵牵来一匹战马，慌忙跨上马背，如丧家之犬，狼狈回逃。可巧又被石番见着，一怔：“这恶贼还活着？”便纵马追去，追有十七里，到榆树弯正遇上勾践率领无数大军赶来合围夫差。勾践见力士石番单人独骑，就命弓箭手射石番双眼与腹部，一时间，千弩齐发，箭如骤雨，石番被活活射死。后来之“力士坡”即石番死处也。

夫差见越兵伤亡殆尽，就放松马缰，缓缓来到山旁，听王孙骆匆匆报命完毕，忽见越兵自南方如水涌至，惊诧不已。

文之仪指着越军帅旗道：

“看来勾践安排这次会见，已使我们完全暴露，这个幽灵正跟踪追击，出现在我们的眼底了。”

华登已经见到勾践、文种身影，叹道：

“这次越军使用强弩远射，我们五停人被射死四停，西去太湖已不可能。我们将被勾践紧紧围困住了。”

夫差低头不语，沉凝半晌。

王孙骆回头望望，对夫差说：

“大王，这座小山岗上还有松柏和几株老树，又有几竿青竹，西边有个小小水塘，周围是一大片平川可以驰骋，攻时进退自如，守有遮体之处，我们暂时就留在这里吧！”

西

施



列国
桥楼
尽失颜色





夫差依然默默无言，半晌，忽然问王孙骆道：

“今天我们已经粮断兵尽，投止无处，你怎么与越王绝口不言和谈呢？”

王孙骆道：

“勾践长颈鸟喙，最能忍辱习苦。他的为人鹰视狼步，凶残狠毒，一心要灭亡吴国，生擒大王，以洗石洞之辱，我怎能与他和谈呢？”

“不能这样说。”夫差声音高了起来，“寡人与越王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然他纳土归命，犹获寡人赦免，而又放归，而又封土，待之仁至义尽。今日之危，越王宜有所报施。”

“大王还不了解勾践的为人吗？他曾誓言终身事吴，看看今天，他守信吗？乘虚伺衅，袭姑苏，杀太子友，他讲仁义吗？”王孙骆越说越气，“他约见我们，还想叫我们在他的面前低下头，走过‘夷矛拱门’，扬他威风。这种人阴谋伎忍，有如禽兽，还谈得上有什么德风吗？我们与其乞命于狼口，不若奋击，兴许能够得以生存。”

夫差见四面越军愈围愈多，心中惕息不安，叹道：

“寡人思之也久，今已如此，不若纳土归降也罢。”

王孙骆听说大吃一惊，想了一想，摇摇头说：

“这样不行。勾践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我们奉献出全部珍宝库藏。”

“不够。”

“吴国上下，请为越臣。”

“不够。”

“即使要毁宗庙、灭社稷，亦听命于越王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

“还不够。”

“还要怎样呢？”夫差忧伤至极了，“寡人只想留条活命罢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王孙骆跳下马，伏地大哭，“大王，这不是活路，而是一条死路啊！”

“管不得这些了。”夫差说，“你再去一趟就是。”

“看那勾践！”王孙骆向南方一指，“他已将屠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，





还会放过我们吗？臣宁愿战死，也决不再受辱于勾践。”

王孙骆跪地不起。

“快去！”夫差恼了。

“不！”王孙骆头也不抬下，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。

“你敢违令？”

夫差恼怒地举起属镂剑，对准王孙骆脑袋正欲劈下。

“住手——”一声炸雷般的吆喝，将士们无不骇然，惊得夫差举在空中的手也落不下来。

一骑跃出。

瘦弱的大夫王孙苟跳下战马，怒气冲冲，脸色铁青，右手紧紧把住左腰剑鞘上的剑柄，快步疾行，走向夫差。

“站住！”夫差手一落，将剑尖指向王孙苟，厉声吼叫。

王孙苟停步，“嗖”地拔出长剑，怒道：“不许杀人！”

夫差大声断喝道：“你找死！”

王孙苟瞪目张髭，发上指，高声叫：

“今天剩下的吴人都在此，个个俱为死士，难道独我怕死吗？”

“谁都得听从寡人命令！”夫差高举长剑，在空中摇晃着。

“命令是要听，”王孙苟鼻子一酸，眼圈红了，“但我们再也不能听从任性的命令了。命令只能是杀越兵，决不许杀自己人！”

“你敢胡说。”只是夫差手中的宝剑，已在徐徐落下。

“我胡说什么？太子友被勾践杀死，越兵围困姑苏城整整达三年之久，大王杀过一名越兵么？”

“你那时怎不讲？”

“今天讲还得挨刀，早讲，我还能活到今天进谏于大王么？”王孙苟用力将剑插入鞘内，孩子一般哭了，“一天之内，大王杀死三百六十四名越国俘虏，他们已经放下刀矛，还得引颈就戮；大王杀死一千三百多名妃嫔，她们都是伺候大王的亲近，究竟有什么罪？直杀得将士们的刀口砍卷，剑锋发钝，人人杀得精疲力竭，这算什么勇敢？”

“住口！”夫差听不下去。

西

施



列国博谈
尽失颜色





“我决不住口！”王孙苟再一次愤怒地握住剑柄，“黄池之会大王手刃七名无辜信卒。信卒日夜驰骋，飞奔数千里，出色地完成了通报敌情任务，不但无功，反遭杀戮。夫椒一战，生执勾践，大王不报先王血海深仇，还杀伍相国，以封忠臣之口……难道这些不是真的？”

夫差冷冷一笑道：“照你说，寡人身边的人都是哑巴了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早都成为一班能言不会道的言听计从的哑巴了。”王孙苟喘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伯嚭之流常讲话。他是大王惟一言听计从的宠臣，身兼文相武帅，乃吴国栋梁重臣，如今他到哪儿去了？大王还不醒悟吗？”

夫差望着王孙苟。

王孙苟继续说道：

“大王若能听从贱臣切谏，赦免王孙骆，臣生当陨首，死亦结草，护卫大王。”

说罢，泪簌簌下。

夫差回首一望，见周围零零落落只有数十骑，每个人都冷冷地望着大夫苟，多有悄然下泪者，便也低下了头，默默无声。

申叔仪拍马来到大夫近边，拱手道：

“大王，大夫苟为人不矜而庄，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今听其言，极为肃厉，然多有是处。昔日大王称霸后，他代表大王去城周觐见天子，揖让辞令，不失仪容，天下诸侯，无不交口赞誉。我们今天被越兵层层包围，仅余五十八骑了，大王应该听从他的进谏，饶了王孙骆，并宽赦大夫苟，以振大王仁风，这样岂不更好吗？”

夫差听了微微一吁，挥挥手，王孙骆叩头谢恩，骑上战马，退往一旁。

王孙苟见状，“噗咚”跪下，叩头道：

“大王赦了王孙骆，乃以仁而王，臣无不悦服。贱臣犯上，请彰我罪，以肃军纪。”

夫差轻轻摆摆手，叹道：“这都是寡人不明，大夫何罪之有？”

王孙苟仰天大恸道：

“大王厚德，恩及贱愚。然国有法，以治乱臣贼子，我何惜一命而乱军纪，留作后人笑柄！”





遂拔剑自刭。申叔仪大惊，从马上跃下，一把抱住，王孙苟的左耳已经割下一半了。

夫差也为之汗颜，喘息一阵，说道：

“将大夫苟的宝剑给我。”

申叔仪把大夫苟的宝剑呈给夫差，夫差接着，用衣袖轻轻抹去剑上血迹，捧起细看，原来是一柄士卒常用的吴钩而已，太息道：

“此‘大夫剑’也，寡人得之恨晚！”

他将自己的属镂剑举起，说道：

“大夫苟接剑。”

王孙苟听到召唤，快步前趋，双手接剑，捧着立于马旁。

夫差目视大夫苟良久，才忧伤地说道：

“贤大夫孺孺良士，直言切谏，辞色壮烈，然心如曦日，光耀中天，垂明四野，寡人深藏心中弗敢忘。大夫休矣，可自去！”

王孙苟跪下，恭恭敬敬行了叩拜大礼，起立，双手捧剑，转身蹒跚前行。夫差默视良久，回头对申叔仪说：

“大夫苟原为越人，姓勾无。护送美人来吴，赐姓王孙，拜为大夫，西施时时向寡人道及其贤，果然是谦谦君子。寡人失之一十五年，悔已晚。”

忽然问道：

“大夫苟何不骑马？”

申叔仪说：

“大王有言：‘可自去。’未令骑马。”

“捧剑何也？”

“敬谢大王厚赐。”

“行何迟迟？”

“心中怀念大王之德泽并诸将士友善，不忍离去。”

夫差诧异道：

“大夫何往？”

申叔仪说：

“大夫苟今失辞于大王，耻留吴，其为越人，返越必矣。”

西

施





夫差大惊失色，冷汗浸身，叫道：

“此非寡人之心。寡人亲自驰往解白，请大夫来归。”

申叔仪连忙摆手道：

“贤者不欺。大夫苟得君命已行，留之不可，如若不放，反促其死。”

夫差仰天泣道：

“寡人德音俱违，有负西施，杀贤大夫，罪无可宥赦矣。”

泣下沾襟，泪水湿处，皆泛红色。

停了一会，夫差对申叔仪说：

“速将寡人驛驕送去，为大夫代步。”

申叔仪吃惊道：

“这万万使不得。驛驕乃大王惟一的千里骏足，军中不可少，何况我们陷入越兵层层包围之中。”

夫差跳下驛驕，跨上王孙苟的赤驹，摆摆手说：

“大夫苟命且不顾，寡人何惜一骑？速行毋滞。”

回转身，又用手拍拍驛驕道：

“去，去，奋力冲击敌阵，速驮贤大夫回归故里。”

申叔仪不敢怠慢，左手牵驛驕，右手策马如飞，倏忽赶至，叫道：

“大夫慢行，我为大王送驛驕来！”

王孙苟沉默无言，昂首不顾，依然缓步前行。

申叔仪见状，心中惨怛，挥泪道：

“大夫行矣。贱弟不敏，亦不敢违背大夫今日教诲。”

说罢，将马缰套在剑柄上，拍马而归。

这边越兵见状，无不惊讶，人人执刀举矛，搭箭持弓以待，信卒飞快禀报勾践。

勾践喜道：

“定是吴使又来求和。”

信卒道：

“不是吴使，是吴国大夫王孙苟牵马捧剑缓缓而行，欲归越里，阻拦不住。”





勾践喜道：

“勾无公来，诚天助我也。寡人亲自前往迎接。”

在文种、计倪、四水、古贲等一班文臣武将簇拥下，勾践来到阵前，迎着王孙苟，拱手道：

“久违贤士，一别十有五年，寡人不敢忘怀，欣闻还归，特来迎迓。”

命士兵为大夫苟牵马捧剑。

王孙苟张目叱之道：

“咄！这是吴王属镂剑、騶骊马，天下至宝，敢触之者必亡！”

勾践大喜道：

“公献此至宝，增我光辉，功德盖世矣。”

把马一提，亲自往取，那王孙苟大夫见勾践来得切近，猝然拔剑一击，勾践大惊，身一仰，堕于马下。那一剑正刺着马脸，战马哀嘶，双腿前蹶，扑倒于地。越为将士一拥而上，刀剑交加，将大夫王孙苟活活砍死。

为歌赞之曰：

壮哉壮哉王孙苟，
 奋击一剑报君友，
 敢向黄尘溅碧血，
 天为之动地发抖。
 化为正气冲斗牛，
 雷霆震怒暴风吼。
 烈士抛泪悔失手，
 大山倾折水倒走。
 万民哭泣皆仰首：
 壮哉壮哉大夫苟！

大夫王孙苟诸暨人，原姓勾无。后有同乡人负其骨归，葬在“上诸暨”的带乌山上，并在坟上盖亭以志之，即“勾无亭”也。

勾践被古贲诸人扶起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脸色惨白，惊魂未定，忙用手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尽失颜色





摸摸颈项，问道：

“我头还在否？”

及至看到驿骖，不禁又呵呵大笑道：

“往昔寡人在灵岩山为夫差养马，曾见驿骖，勇猛矫健，天下第一。今获此良骖，天将兴越也。”

于是跨上驿骖，手抚属镂剑，欢笑不已。

忽见越兵包围圈的西北角，有一位将军破阵而入，素衣白甲，手持银矛，前刺后挑，直杀得越兵鬼哭狼嚎，四处奔逃。勾践大惊，注视良久，说道：

“诸位将军在这里压住阵脚，不得妄动，寡人去即回。”

领着古贲、四水，绕着越国围兵身后，疾驰而去。

夫差见申叔仪骑着马缓缓归返，泪迹斑斑，问道：

“大夫苟如何？”

申叔仪道：

“常言道：‘大恩不报，大功不还。’今天大夫苟不留一言，我知其必死。”

夫差极目远眺，目不转睛，及至看见王孙苟剑击勾践，被乱刀砍死，不禁落泪道：

“寡人与之共处也久，犹不及西施慧眼一睐，大夫苟真国士也。”

正叹息间，忽见王子地驰马而过，叫道：

“父王，西北角有人冲破敌阵厮杀，我看看去。”

说罢，马去如飞，瞬间即逝。

一时间，夫差与众将士皆回首观望。须臾，就见王子地领着一位骑着白马的将军，真好像雷驰电闪一般，奄忽而归。

王子地高声大叫：

“伍将军自临淄来见父王！”

夫差见这小将白衣素甲，浓眉大眼，真英雄也。那小将来到他的面前，翻身下马，俯伏在地，叩首道：

“伍丰叩见大王。”





王子地说：

“将军乃伍太师子。”

夫差大惊，命人扶起，叹道：

“寡人失德，枉杀太师，今幸见忠良之后。将军如何至此？”

伍丰一跃上马，说道：

“小臣先君叮嘱，越犯吴，即返，杀勾践以报效大王，拳拳于怀，不敢忘也。日夜兼程往回赶，没想到姑苏城已陷，宫殿俱毁，死人无数，臣杀伯嚭时，始知大王在此。”

夫差问：“伯嚭被你杀了？”

伍丰道：

“城里宫殿无不遭受洗劫，伯嚭正领残兵在寻觅珠宝，被我擒获。他告诉我大王在这里，我杀了他，头在此。”

说着从腰间解下伯嚭首级，掷在地上。

夫差忽而问：“你听说西施娘娘了吗？”

伍丰摇摇头道：

“姑苏城内，各处伏尸纵横，血流漂杵，娘娘怕已仙逝。”接着，伍丰从怀里掏出书信，捧给夫差道：“此乃先君遗书，谨呈大王御览。”

夫差接过来一看，乃一卷素帛丹书，已有不少黄色斑点，展开细看，上面写着：

“……媼子无行，使人寡信，大王毋听。留勾践，实解衣暖蛇，养疾于膏肓，逞一时之愿，遗万世之恨，此智者所不为。矧大王睿哲玄览，见微知著者乎？他日勾践驰车姑苏，泛舟五湖，将悔尤无及。滴水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。先王知遇之恩，德泽无涯，臣万死不足报！乃留子丰养于芥，欲使之能死勾践，以报大王，违之不祥。示臣之心，惘惘款款，忠贞不渝……”

夫差读着读着，仰天长吁道：

“天乎！太师洒泪披肝，贵贯日月，寡人悔不听信。今日之危，咎由自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尽失颜色





取。”

王孙骆“嗖”地拔出吴钩，纵马向前，用剑尖将地上的伯髡首级一挑，抛向天空，落下时，迎剑一劈，头分两半，落于战马左右两侧。他捧剑悲伤地说：

“当年太师自刭，微臣不朝，大王躬询。臣申诉太师冤屈，大王怵悞惛凄，欲诛伯髡，臣竟规谏，致使奸贼毁国，心中愧汗，微臣也是罪人。”

两边群臣，无不嗟叹。

华登执辔拍马缓缓过来，说道：

“丰侄还记得老朽吗？”

伍丰一看，是华登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跳下马，跪在地上，叩头道：

“一别十二载，老伯白发银须，寿眉覆目，然雄姿未减，小侄不敢忘怀。”

华登弯下身，将伍丰又拉上马，叹息道：

“五十年前，我自宋奔吴，太师先我而至，在城郊耕地，乃往叩拜，结为生死交。后几经磨难，我终于返吴，追随太师。太师自刭，深愧未能以死谏，欲存一身，将太师之冤白于天下。今天见到贤侄，倍感凄恻，你怨恨吗？”

伍丰拱手道：

“身为国死，千古忠义，苟全性命，贪须臾之生，亦非为人之道。先君死后，天下人无不哀伤。姑苏今有胥山、胥湖、胥溪、胥浦、胥口、胥门并皆以先君尊讳为名；夫椒山上犹存‘伍子盟顶’，缅怀先君盟师抗越；听说姑苏闾江、长水张山、浙水吴山皆有‘相国墓’，传言先君自刭后，尸沉于江，飘浮到那里，民捞尸造坟以祀；‘胥王庙’、‘尚胥庙’、‘伍公祠’、‘伍相庙’、‘伍子胥庙’遍及天下。直至今日，吴民犹登阖闾城东的小山上，翘首望天，盼先君能‘魂兮归来’，名其山为‘归山’。先君死有哀荣，小侄还有什么以怨恨呢？”

正说着，一眼瞥见远处有两名越国骑士，一人骑着驽骊，一人骑着乌骓，正指指点点，向着这边遥遥眺望。

这是勾践与他的驺骑下箴。





勾践赶到西边，得知白马将军已被王子地接入吴军阵营，遂与卞箴悄悄深入敌阵窥探，发现夫差。卞箴放出一支冷箭欲射杀夫差，正被伍丰见着。

伍丰喊声“不好”，两腿用力一夹马腹，马往前冲，将夫差骑的赤驹撞得仰脸“嗷嗷”狂嘶，连连后退，夫差几乎跌下战马。众将惊骇，人人拔出刀剑，举起长矛，怒视伍丰。这时只听华登“哎哟”一声，用手捂住脸，右面颊上着了一箭，血从他的指缝中泪已滴出……

伍丰勃然大怒，叫道：
“我去擒那射箭贼来！”

掉转马头，如同地走惊雷，轰轰滚去。勾践正掉马想逃，伍丰已至跟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一伸手，揪住卞箴战袍，一拉，捺在自己的马背上，对准卞箴面孔“扑”的一拳，打得卞箴嘴鼻喷血，门牙也掉了两颗，手里的弧弓跌落在地上。

伍丰厉声问道：
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那卞箴腮庞都被打肿了，疼得哼哼哈哈，吞吞吐吐，哪里能够说得清楚，又怕挨打，慌忙说：

“勾践的——”

这时王孙骆领着数骑奔来，一路大叫：“不要放走勾践！”

“勾践在这里！”伍丰快活地举起卞箴。

“是那个！”王孙骆拼力前追，着急道。

伍丰回头一看，勾践已逃了，他恨得将卞箴一下掼在地上，卞箴伸伸腿就死了。他拍马又追，但如何能够追上驽骥，勾践已经隐入越军阵营里去了。越军弓箭手个个箭在弦上，引弓待发，王孙骆大叫：“站住！”伍丰已经冲入敌阵，可怜他连同战马俱被越兵包围住，被乱箭活活射死，死时年仅二十九岁大。他是伍子胥五十八岁时始得的老来子。《易·丰》云：“象曰：雷电皆至，丰。”相国于战火纷飞中获子，欲以厚报吴王，乃取名“丰”，果然一门皆是忠良，可敬可佩也。

勾践被古贲诸人接回军营，刚刚坐定，舌庸就走进来，跪下禀道：

西

施



列国娇娃
尽失颜色





“大王，吴国的艘艘大舟五艘尽被焚毁。虏获其大翼三百余只，突冒、楼船无数。全歼吴国水师，生擒其大元帅徐承与副帅夫夷以及将士九千五百七十二人，都押来了。”

勾践大喜，即命句如去安置俘囚，说道：

“天将亡吴也。夫差逃路已断，成为一只孤岛饥虎，擒获早晚事耳。徐承等人杀几个，惊惊夫差，为寡人洗辱。”

舌庸命驹从武丁押着徐承、夫夷以及六名吴国大将军，自己跟在后面，走了。

计倪四处视察军队归来，进帐奏道：

“大王，击鼓进师，是时候了。”

勾践笑道：

“你说过，‘小敌困之’。我们已将夫差牢牢围住，不使漏网，待其困乏，一举全歼，还急什么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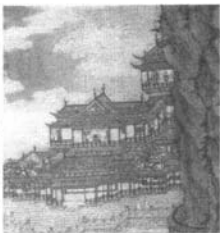
计倪高声道：

“今天夫差正暴露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就不该错失良机，‘摧其坚，夺其魁，以解其体’，夺取彻底全胜，以免养虎为患。灭吴雪耻，就在今日一战，切齿铭骨，谋之二十余年，大王岂忘会稽之厄乎？”

勾践闻之心懼，起立拱手道：

“善哉斯言，寡人惟太史之命是从，今日必活捉夫差。”

计倪命信卒飞报文种、范蠡与诸稽郢，速将越军对吴阵地的包围圈向里面紧缩，同时严防吴军作困兽斗，强行突围逃窜。自己率领古贲、四水、稽柘、苦成、皓进、皋如等文官武将七十人，簇拥着勾践亲临阵沿。一面越国大旗在前面开道，紧接着是三百名精悍的弓箭手；勾践骑着驂骝，腰悬属镂剑，与一些文武大臣走在中间好不威武；后面有八百名手持长矛的骑兵压阵，战鼓齐擂，惊天震地，缓步向前，勾践决心亲临阵沿，捕捉夫差。





且说舌庸与骆从武丁率着五十名士兵，押解徐承等人往吴军阵地一步步深入。吴国大将展如、胥门巢拔剑在手，把马一提，立马在夫差前面的左右两侧，怒目注视。王孙骆命奚斯、申叔仪、王子地、华登紧紧跟随夫差，自己领着将士迎着越兵走去，及至近边，厉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如平空炸雷一般。

舌庸大惊，不觉停步，五十名士兵皆裹足不前，张弓扬刀，望着王孙骆。

舌庸道：“本师奉大王圣谕，押斩俘囚。”

越兵们将徐承等八人推了出来。

这时忽听一声狂吼：“我来也。”犹如雄鹰卷地而起，飙尘蔽天、山折海倾一般，顷刻间鸟遁鱼逃，木叶堕落，吴国猛将勇获疾步飞至，一把揪住武丁，挟在左肋下，右手托起徐承，待到越兵从惊慌中醒悟过来，勇获已经返回吴军阵地了。舌庸惧怕他再来，慌忙欲杀夷等人，便领兵回走，路上碰到勾践，如此这般一说。勾践闻之色变，回顾计倪道：

“吴将骁雄，犹可畏也。”

计倪道：

“长空雄鹰，久则困乏，必折翅堕扑，我们今可以劲弓射杀他们。”

王孙骆见四面越兵战鼓齐鸣，正向他们围拢过来，即命众将聚在这座山岗周围，面向越兵，准备决一死战，派勇获、展如往前巡察。王子地多次想冲出去厮杀，都被夫差喝住。

王子地愤愤地说：

“今天我们已陷入敌阵，勾践虎视眈眈，其欲追逐，不战，死耳。我何惜一命？”

王孙骆摇摇头说：

“你这是欲丢一粒石子以遏海涛，虽至愚者也知其不可，死何益焉？”

胥门巢说：

“我们集中一处，何隙捣虚，犹可拼死一战，突破重围。”

华登点头道：

西

施



列国精魂
尽失颜色





“应该避实就虚。一是敌人太多。二是我们缺粮，又有弓无矢，人马劳乏，决战已不能，惟有伺隙乘间，合力一战，保护大王突围，犹可为也。”

徐承接说：

“老将军所言极是。初，我们水师遍布五湖，忽东忽西，即打即离，时创越人。舌庸依仗其兵多粮足，将越国水师聚集一处，戒备森严，时时放出小小舟楫，忽而蜩结蚁聚，忽而云散无迹，往还飘忽，让人捉摸不定。我们无法袭击，不敢冒犯。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，发现舡艘大舟的船底冒水，水兵们都撑灯入舱修补，没想到这是越国水兵钻在船底下凿的洞口。忽闻越鼓一击，满江四应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敌兵凫来攀船纵火！越国大小船只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，箭若飞蝗。我们张惶四顾，惟见水天一色，周围墨黑，猝不及防，仓惶惊恐，不及天晓，水师全被舌庸摧毁。这是‘堵坏于隙’之故，今日思之，仍伤痛不已。”

夫差心中抑郁，闷闷不安，沉思良久，叹道：

“寡人自结发与楚、鲁、齐、越众多诸侯国大小数十战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今日之危，岂天命乎？”

申叔仪道：

“大王志行谨慎，不避劳辛，终年身不离鞍，腓肉皆消，驰南逐北，纵横天下，始耀武扬威，称霸中原。纵有天命，亦在人为耳。”

华登用手摸摸右面颊上的血布，说道：

“人须有志气塞乎天地，而后始能有所作为。四十二年前，先王筑姑苏大城，已有安君治民、兴霸成王宏志。大王禀承先王遗训，得为天下霸主。帅心能坚，三军气始壮，今日偶尔受挫于此，大王不可叹诸天命！”

夫差愣了半晌，点头道：

“昔日寡人闻太师言，名大城八门皆寓深意：西立‘闾门’通天气，将西破强楚；北名‘平门’、‘齐门’，志在平定齐国；南曰‘盘门’、‘蛇门’，表示‘吴国龙’降服‘越国蛇’；‘娄门’与‘匠门’为东门，虽设常关，欲绝外越。外越人出没湖海上，山行水处，轮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来若飘风，去则难从，始终未予彻底清除。夫椒战后，越太子适率师入海，外越人四窜，猖獗不已，寡人任之，养狼于室，致遗今日之患。”





忽然飘风自天而降，战鼓“咚咚”四起。

王子地一惊，纵马驰出，不久即返，叫道：

“事危矣，父王速下令出击！”

夫差惊讶地望着他。

“四面越兵缩小包围，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。”王子地大叫，声音都有点嘶哑了。

徐承听说，脸色苍白，急道：

“你疯啦！越兵超过我们千百倍，围剿我们，而我们竟攻击他们？用头撞泰山，行吗？”

“如果撞上琉璃呢？”王子地两眼冒火，“琉璃就会粉碎；如果撞上豆腐，豆腐必将稀巴烂。你怕头撞疼，还是怕把帽子撞掉？”

奚斯盯住王子地，说道：

“你也太急躁了，想个万全之策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你听到战鼓响吗？”王子地取下腰间的弧弓，用力一折两断，掷在地上，叫道：“我多想越兵个个跪在地上，低着头，任我们砍杀，那最安全、最痛快，可人家不愿意，还要我们伸着脖子让他们砍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住口！”申叔仪恼了，厉声喝道：“我们只剩下五十七骑了，谁怕死？怕死的把马一拍就可以走掉。眼前大家只有一颗心，保住大王。你的话太伤人了！如果勾践杀死我，能放大王，甘愿如此。”

华登两眼望着王子地道：

“打仗就要死人，不是敌死，就是我亡。我们不怕死，但也不甘愿白白死掉，集思广益，想个法子，有何不好？”

夫差点点头。

王子地急得摇头、搓手、叹气。

展如插上说道：

“我随大王征战二十余年，未见大王今日如此犹豫。还记得艾陵之战吗？那时齐国元帅国书率齐国将士多如云集，我军振臂大呼，山鸣谷应，敌人惊恐，一战便生擒国书，降服强齐。要知一兽负矢，百群皆奔，兵在精悍，不在众多，战在气势，不凭勇力。今天众将官个个气吞山河，以此制

西

施



列国桥堍
尽失颜色





敌，何敌不摧？此万全之策也。”

突见勇获扶着一个人，大踏步走来，叫道：

“大王，越军易与耳。我深入越阵，擒其将军来。”

说罢，将俘囚推倒在地。

夫差一看，惊道：

“你是诸稽郢将军吗？”

诸稽郢跪着说：

“正是诸稽郢。”

“将军请起。”夫差把手一伸说，“将军也在这里？”

诸稽郢爬起，拱着手说：

“我与诸无忌守东面，北边是范蠡、诸鞅，西面是计倪、舌庸，南面由文种率中军坐镇指挥，越王在中军，现在去西面了。”

“越兵有多少人？”夫差问。

“大王驰阳山时，文种率两千七百五十名越兵轻骑追击。大王初到干隧，越兵已增至五千余骑，今全歼吴水师。城内外吴军，由杨武子率越兵扫荡，其余越军日夜赶来干隧会齐，成千上万，也不知多少，难以数计。”

夫差低头不语。

诸稽郢继续说：

“越王令今天，即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前，必得大王首级，否则，将斩指挥将帅十人。”

王子地大怒，用剑指着诸稽郢颈项，厉声喝道：

“你找死！”

诸稽郢用手轻轻推开剑尖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王子地，留些力气吧！对我讲，死已置之于度外久矣，求早死不得。念大王往昔度量宏远，坦率待我，是不敢欺，以报大王。非求生也。”

夫差叱住王子地，拱手对诸稽郢道：

“将士各为其主，寡人不敢加罪于人，将军可自去。”

诸稽郢道：

“即便大王赦我，也无法度过今日。”





夫差笑道：

“寡人心如将军，也报将军不欺，非求生也。”

诸稽郢听说，环视吴将皆沉默无语，心中一惊，不觉“噗咚”跪下，流泪道：

“大王仁德无寿，岂天命乎？罢了，我且苟活一时，以报大王。”

说罢，叩了一个头，掩面哭泣而去，诸将无不唏嘘落泪。夫差目送诸稽郢走远，眼圈也红了，默默沉思片刻，问王孙骆道：

“武丁呢？”

“关在东边的山洞里。”王孙骆说。

夫差叹道：

“添一杯水，大海未必增其势；少一杯水，大海也不会减其威。武丁乃舌庸一名驹从，沦为俘囚，杀之不仁，放他去吧！”

须臾，武丁来到夫差面前，深深一拜，并无一语，掉头而去。

过了很久，夫差叹息道：

“夫椒之战，寡人随木芝奇追歼越师，灵姑浮沉水潜逃，被寡人用箭射死，报了血仇。当时周围有五十八人，无不欢呼；今只剩五十八人，寡人又恰五十八岁；盛衰天定，竟然巧合也如此。”

申叔仪道：

“大王误矣。伍丰来此已战死，大夫苟也壮烈牺牲，只余下五十七人了。”

“是五十八人。”夫差低语，“我的心头上还有一个拂之不去的西施。”

群臣俯首，黯然神伤。

展如大声叫道：

“事急矣。何不乘越军移动之际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？错此战机，我等皆成釜中鱼、瓮里虾，游蹦无处了！”

夫差点头道：

“展如率王子终累、王子山、王子地与勇获诸将共二十九人为一队；王孙骆率领其余拼力冲杀，会合于龙尾山。”

勇获听得，大吼一声，抢先杀出，他也不分东南西北，只拣人多处厮

西

施





杀。展如怕他有闪失，紧随其后，与众将齐心协力，奋勇砍杀。越兵猝不及防，一片混乱，展如诸人已经冲入越军中心。王子地见一个越兵正拉弓向勇射箭，欲救不及，突然听人喝道：

“住手！”

越兵回首一看，是诸稽郢，皆愣住了。

“箭要伤害自己人的！”诸稽郢大叫，一眼望见王子地，又对越兵喊道，“速随我去护卫大王。”

那些越兵大都是才从外围冲到这儿的，懵懵懂懂，也不知道吴军有多少人马，主将召唤，谁敢不去。这批越兵横穿过去，又搅乱了向里面走的越兵，一时间乱了阵脚，展如众人趁机往外面冲杀，这就叫“诸稽郢义释吴将”，报吴王也。

王子地等才到外面，迎面碰着诸无忌。诸无忌见状大惊，即命越兵追射，吴骑连人带马被射死一半。展如等人刚离开越兵不远，柘稽又领越兵赶来，再一番追杀，最后只剩下三骑逃走了。

勾践见东面越军大乱，料定夫差突围，亲自赶来，遇诸稽郢，大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往这边走？”诸稽郢一怔，忙道：“诸无忌正围歼吴将，我赶来护驾。”恰巧，诸无忌赶来报告，他已命士兵将射死、杀死的战马与吴将堆放在一起，检点一下人数，一共有展如等二十六人，其中并无夫差。柘稽也来了，不敢说出逃脱三骑吴将之事，又匆匆带兵巡逻去了。

王孙骆见勇获等二十九人走了，也接着向越军冲杀，怎奈越军怕走了夫差，齐声呐喊，如潮水涌至。任凭吴将矛挑刀砍也杀不出一条血路，越兵却越涌越多围得水泄不通。王孙骆大惊，忙命众将撤回原地，围着小小山岗，专毅、胥门巢、奚斯与逢同等守护着山岗四周。王孙骆回首一看，夫差马旁只剩下文之仪、华登两员老将了，申叔仪等二十名将军并皆战死。

这时，王孙骆深悔未能与展如诸将一齐冲出，忽然听见越国士兵齐声高呼：

“请王孙骆元帅答话。”

王孙骆立马横刀，叫道：

“吴国元帅王孙骆在此。”





只见越军中驰出一骑，乃文种也，向王孙骆拱手道：

“今日干隧，吴将存亡，只等元帅抉择。”

王孙骆冷冷一笑道：

“人孕育于母腹，生同死异。苟死志同，能得其所，又何须择焉？”

夫差忽然纵马向前，用吴钩指向文种道：

“寡人闻，狡兔已死，良犬就烹；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；今吴病矣，大夫何虑乎？”

文种拱手道：

“大王，事有常变，理有穷通，惟智者能审时度势，贱臣自有善终。今天大王危乎殆哉，惟投降可全性命。”

王孙骆把马一提，赶到夫差赤驹前，厉声喝道：

“本帅追随吴王战斗，旌旗所指，降越、败楚、破齐、伏鲁，师无不克，何尝降过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忽闻越军中有人大声喝道：

“何不射箭，全歼吴军？哓哓何为？”

文种回首一看，是古贲。

旁边舌庸见了，欲报吴王不杀武丁之恩，乃大叫道：

“不可射。往日越王在吴，受尽凌辱，今日必生擒吴王，报怨雪耻，是其时矣。”

“众将士肃静无哗，本相国自请释憾于吴，可使吴王死而无怨。”文种见胜利在握，就镇定自若地举起右手，把脸转向吴王说：“往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。越王敬天，始得返国，今将得吴，乃承天命而受之……”

“咄！”忽见夫差身后跃出一骑，乃老将文之仪也，须眉皆白，声若洪钟，手指文种高声喝道：“你奢言天命，忘了自己膝行卑言，乞求吴王存越国宗祀之时乎？忘了越王姬嫫肉袒伏阶下，请为吴王臣妾之事乎？尔等奴颜卑膝，亦天命耶？”

文种听了恼羞成怒，厉言道：

“昔越亲戕吴国先王，罪莫大焉。吴胜越，不从天命，而弃深仇，遗今日之患，非吴王之过乎？”

西

施



列国桥姚
尽失颜色





文之仪怒道：

“你身为相国，何昧于大理如此！吴败越于夫椒，吴王孝且勇矣；越王纳土归命，赦以不死，吴王仁也；既纵而封之，吴王义也；吴王如春阳布德泽，万物光辉。不知而越国乃以仁、义、孝、勇为过，敬闻命矣。”

文种听说，勃然大怒，大声问道：

“吴与越同音共律，上合星宿，下共一理，而吴侵伐，何也？”

文之仪道：

“昔楚以舟师侵略吴国疆界，吴先王乃攻楚。越先王欲得吴国五城，助逆贼以攻我。九年后，越国杀我先王；旋复出兵夫椒，吴王重大义，虽胜，犹赦越王归；隔十二年，越杀吴国太子友，今复围吴王于干隧；吴侵越乎，抑越犯吴耶？”

文种大声问：

“齐、晋无反逆行，无僭侈之过，而吴伐二国，辱君臣，毁社稷，此非吴王过耶？”

文之仪气道：

“齐悼公嬖淫荡季姬，轻率辞盟于吴，不义；晋定公不帅长幼之节，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国，不仁；吴王儆戒之矣，未毁社稷；天下诸侯无不知，相国独聋聩不闻，何也？”

文种也气道：

“忠臣伍子胥，忠谏而身死；太宰嚭愚而佞言，轻之谗谀，妄语恣口，听而用之；亦非吴王过乎？”

文之仪疾言厉色，叱骂道：

“伯嚭已被斩首；吴国君臣尊伍子胥为大贤，忠奸已判，奖罚分明，足见吴王睿哲，何能言过？人百其面，识别尤难，越国亦有石买。即便相国去邾适楚为吏，复背楚至越为相，轻离故国，二三其德，得非过耶？何责人也重以周，而待己也轻以约如此？”

文种勃然大怒道：

“天若不知吴王有罪，则吴君臣何以今日必死于干隧？”

文之仪亦怒道：





“胜败乃军家常事，越王更有尝洩之羞，越以为荣。必以生死分善恶，老朽先取尔首，以镇元恶！”

文之仪坐骑乃阖闾王所赐，为唐成公的宝马骠骠，高首而长颈，善腾跃，更非八骏所能及。文之仪把马一提，骠骠长嘶，四蹄略屈，一伸，腾空而起，落在文种马侧，文之仪举刀便砍，却被文种驹从屈非用长矛隔开。文之仪大吼一声，声若霹雳，越军四散奔走，文种趁势外逃。文之仪回首一刀，斩断屈非马首，再追文种，已隔七步之外。那些越兵惟恐主帅有失，齐声呐喊，涌向骠骠，任凭老将砍杀，恰如以刀断水一般，刀起水合，无能退之者。没多久，骠骠后腿被越兵砍断，文之仪落下马来，左背负伤。忽听有人叫道：

“将士们勿伤文老将军！”

文之仪一看，乃元帅范蠡，后面立着勾践、计倪等五十余骑，都向他望着。文之仪并不理睬，整冠束带，从容不迫，跪下向北叩首再拜道：

“微臣无力再报大王矣。”

从腰间拔出玉柄吴钩刺向胸口，自刳亡，死时九十三岁，乃隼人英髦，有烈士风，精行四时，垂范千古矣。

越国将士见了无不惋惜。

勾践叹道：

“真没料吴将皆是志士仁人，舍身守节，宜乎夫差能成霸业也。”

这时文种已经回来了，与勾践、范蠡等人来到小山近侧。勾践见夫差身边只剩下六员吴将，然个个怒眉横刀，立马于夫差四周。惟夫差劳乏，面呈菜色，心中悯恻。带马上前，拱手道：

“前贵国大元帅王孙骆来，欲如会稽之赦以释君王，存宗祀一线，寡人心有畏惧焉。”

夫差心中怆怆，面色惨沮道：

“寡人必守一言不再之信，愿为附庸，世世俸越，以承宗祧，惟君王之命是从。”

勾践回头望着范蠡，范蠡不语。

文种揖道：

西

施





“大王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早朝晏罢，非为吴耶？谋之二十二年，一旦弃之，可乎？”

勾践叹道：

“感吴王不杀之恩。”

计倪道：

“大王忘石洞之辱乎？天与不取，还受其咎，臣恐十年之后，吴将复绝越祀。”

勾践瞿然心惊，谓范蠡道：

“元帅速为寡人除此隐患。”

范蠡道：

“臣，人臣之位，不敢加诛于人主。然天诛当行，不可久留，大王命一士兵刃之也可。”

勾践乃命鸱夷干将捧属镂剑，进于吴王道：

“寡人念昔日之情，请置君王不甬勾东，给民夫妇三百家，旦夕供养，以终君王之世。不然，则请用属镂剑自裁，大王尚有遗荣也，期君王于日之哺夕，速决毋滞。”

夫差环顾四周，见诸将面面相觑，不禁凄然道：

“若覆吴社稷，废吴宗庙，纵三万家何为？”

王孙骆说：

“降则国破人亡，今拼力一战，擒越主将，犹可为也。诸王子若能冲出敌阵，吴不绝嗣，出河依然，众庶万千，能戮力协谋，吴之危而复安，指日可待，大王毋怯。”

夫差望望天，日正西斜，缓缓下了赤驹，走向小山，坐在石上，将属镂





剑放在身边，手托面庞，望着长空之中北雁排着人字形队款款南飞，有一只孤雁嘎嘎哀鸣，飞行于队尾，几乎连翅膀也扑不动了。

“寡人其萎乎？”

夫差微微一吁，落下泪珠，眼睛渐渐模糊起来……

在许多腥风呼啸、战马嘶鸣的岁月里，他纵横于人多似鲫的敌军阵营之中，犹如春燕展翅，掠地飞去，矫健自如，斩将夺旗，勇冠一时。在一次又一次的伐楚战役中，他总是冲锋在前；他吞并过舒国，在豫章，他单骑追逐十余里，生擒了楚国太子繁；于震撼一世的吴楚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中，他率领七百骑，一日一夜走四百七十余里，奔到汉水，楚军怀疑是神兵天降，惊慌震恐，不知所措，他第一个进入楚国郢都。

于那些战火纷呈、血肉横飞的战斗图像里，也闪过一道道灿烂的星光，曾使他悦目而愉心。

那是他二十六岁时，随阖闾王出征东夷。过姑苏东门时临时整顿一下吴军，选出精兵强将——姑苏城东因而留下了“临顿路”、“临顿桥”并“夷亭”——他为先锋，一举击败东夷。那个戴着大耳环的东夷王吓得逃往海边，跳上船，划向外海。待他追到海边时，东夷王已经离开海岸。

他找到一些船只，领着士兵，乘风破浪，紧追不舍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所有的船一只只都搁浅在沙洲上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等到了第六天，他竟然与东夷王一起走进了姑苏城里的伍子胥相府大门。

伍太师迎了出来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你终于生擒了东夷王。”

“不，”他摇摇头说，“我很走运，是他自己来的，来投降？”

太师惊讶地望着他，还怀疑他在开玩笑哩。

他告诉太师，他们船搁浅后，也许东夷王吓得慌不择路了，所有船只也被沙洲搁浅住。双方相持到第三天，士兵们之间的仇恨都被大海冲洗得干干净净，而面对着张开大口的凶涛恶浪，渐渐增添了恐惧，何况饥饿正在他们肚里咀嚼着每个人的生命呢！大部分士兵们开始感到乏力、头晕、坐不住，有的躺在船里已经绝望得开始啜泣了。

西

施



列国讲史
尽失颜色



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忽见士兵左固欢快地捧着一条银白色的扁鱼大叫道：“活命了，活命了！”左固是浙水的江边人，最爱吃这种鱼，当地人称为“鲞鱼”，北方人叫“鲞鱼”。捞到后，除去头、骨与内脏，切成肉片，晒干便能食用，也可烤吃；如用“江水煮江鱼”，不加调味也鲜美无比。这种鱼来时都成群结队一大片，很容易捞取，船的两侧就有。士兵们一看果然很多，高呼大叫，兴高采烈。人人动手，一时间捞到无数条鲞鱼，煮着吃。东夷人遥遥地望着这边发怔，又是惊奇，又是神情沮丧。

他叫士兵取下几块船舱上的盖板，用绳索缚在一起，板上捆着一些煮熟了的鲞鱼，将板朝着东夷王的方向用力推去。

“真是的，”有个士兵嘟囔道，“我们倒恭恭敬敬在养活起敌人来了。”

“谁叫我们都是士兵呢！”他笑着回答道，“不喂饱敌人叫我们跟谁去打仗呀！”

士兵们听说，都鼓掌大笑。

东夷王吃了鲞鱼，非常高兴，向他跪着，指指天，拍拍胸口，拍拍船板，又拍拍自己的额角头。这表示他不敢违背天意，心甘情愿地臣服了。

士兵们用船盖板把东夷王接过来，又齐心协力地将船一只一只拉离沙洲，与东夷人举行“鱼宴”，大欢一日，还捕捉了三十七条船的鲞鱼，运回到姑苏城。

伍太师听说后大加赞赏。

“你不仅教会人们吃鲞，还教会人们到海洋如何捕捞。”太师长久长久地注视着他，“更重要一点，你懂得了用兵之法，知道‘计源于势，谋出于情’这个道理。‘上兵伐谋’，领导战争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最上策。今后‘以夷制夷’，吴国无东顾之忧矣。王孙，你成熟了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！”他确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但尽力淡淡地说，“东夷人永远也毁灭不了强大的吴国，顶多来抢些好吃的食品罢了。不过他们人多，很分散，来去飘忽不定，散聚无常，难以捕捉，骚扰得人身不适、心不安，我今天在伟大的吴国的身上捉去了一只小小的跳蚤。”

“对对对，不过，你捉去的可是一只大大的跳蚤！”

伍太师仰脸大笑，笑得连腰也弯不下来。





时光流逝，历史无情，今天给他一个最辛辣的讥刺：勾践要把他流放到自己放走的跳蚤所住的老巢里去，那儿也是吴国始终不曾降伏过的许多外越人散居之地。姑苏城东门不常开，就表示断绝外越人往来通路的意思。今天他将朝这方向走去，不是被仇敌押送着去的，含垢受辱，连昔日他携带东夷王去朝见阖闾王那样也不如，他不能去呵，不能去，决不能去！

“兵以诈立”，他想起军师孙武这句话，用兵之道，得以欺骗的法子来隐蔽自己的真正意图，他不能够。怎样想的就怎样说，怎样说的就怎样做，这样不好吗？他禀承先王遗训，败楚、降越、伏齐、霸中国，他的志向如日在天，辉煌光亮，他确也一件件都实现了。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为什么弄虚作假呢？今天看来，勾践败后乞命求降，甘为臣子，假的；勾践跪在地面前，发出“上天苍苍，臣不敢负”的旦旦信誓，假的；勾践派兵助吴伐齐，假的……假的语言最悦耳，假的表象最恭顺，他被假的容颜迷惑得晕头转向，直到毁掉自己，亡了吴国。

今天，勾践脸上的和蔼笑容、柔声柔气的语调、气度宽容的赦免、恭敬守礼的谦逊无不矫揉造作，令他作呕。虚假面具后边的那张罪恶的脸上狰狞毕露。要说勾践还有一丝丝真情实意的话，今天才表露出来了，那便是亲手杀他也罢，叫范蠡杀他也罢，叫士兵杀他也罢，他把他送往甬句东也罢，逼他自刭也罢，就是要置他于死地，这一点是真实无疑的。为什么他过去就看不出这点呢？

伍太师一而再、再而三向他直言谏，他就是听不进……

华登在沉思：大王为什么下马？大王为什么坐在石块上默默无言？大王为什么悄悄下泪？大王将走向屈辱吗？……

“不能！”华登脱口大叫，跳下马，冲向夫差，“大王将属镂剑借我用。”

华登夺剑在手。

专毅惊醒了！

“住手！”专毅明白华登将以死来激励夫差，他也大叫起来，“专毅七岁便学剑术于家君专，家君教我杀人而不被人杀；教我灭敌致胜而未教我如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不失颜色

317





何失败；教我为人刚硬如刀要宁折不卷；今我不慎，被箭射伤左臂，发肤已毁，损我家英君的名，这是我的奇耻大辱。”

华登瞪目盯住专毅，被他的豪言壮语深深感动了，不觉把手放在马背上，剑锋朝外，突见专毅双脚一蹬，平空跃起，倏如俊鹤，扑向剑尖，待到华登惊悟，已经洞穿胸口了。

华登一怔，拔回剑，专毅胸口殷红的水从剑尖上如水注喷出。

“我与伍子胥、文之仪并称吴国三老。”华登高高举起属镂剑，大声叫道，“我知伍子胥忠，愧未能继其忠；我见文之仪勇，惭无力承其勇，天哪，我还算个人吗？”

华登慷慨激昂，目眦皆裂。

“我有耳不聪。”华登用剑削去自己左耳。

“我有目不明。”华登用剑刺瞎右眼。

“我有手足不见男。”华登砍掉左手腕，“噗咚”坐在地上，挥剑斩下右足踝。

“我有心未显忠义。”华登用力一剑刺入自己的胸膛，鲜血涌出，成为血人了，但是他端坐不动，死不倒尸。

后面的逢同吓得浑身战战兢兢，牙齿捉对打战，正掉马头，王孙骆一拍马赶到近前，厉声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没待逢同答话，已经手起刀落，将逢同斩了。

围观的越兵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口大气也不敢喘，肃静无哗。

勾践悚然而骇，回头对范蠡说：

“吴国人个个都这样不怕死吗？”

“忠臣义士出自潦倒，今一见方知果然如此，吴王焉能不霸天下？”

范蠡也为之赞叹。

夫差站起来。

越兵无不奋臂，哄然而起，皆欲生擒吴王。胥门巢拍马赶上，吼道：

“吴国上将军胥门巢在此，谁人敢动？”

随之挥刀立斩七人。吓得越兵屏气息声，裹足相望，不敢挪动一步。

勾践也惊住了，问道：





“还有一将瞠目横刀，立马于吴王身侧者，何人？”

范蠡道：

“他是吴国行人奚斯，艾陵战后单骑赴齐，释言于齐简公，语辞犀利然谦恭守礼，国士也，不可侮。”

“寡人初未料及吴国将士壮烈如此！”

勾践这回真的感叹不已。令众将士不得跨前一步，待黄昏到来一齐攻击，以重信诺。

夫差低头俯身，捡起属镂剑，用衣袖轻轻拭去血迹，叹道：

“此剑上染有太师、华登、专毅众将士血，寡人不敢用，恐辱忠臣义士也。”

说罢抱剑大哭，就连周围引颈企望的越国将士也有下泪啜泣者，还有人大声高呼：

“大王毋死！”

夫差回头问奚斯道：

“是何时矣？”

奚斯答道：

“未及晡夕。”

“此何地也？”

“干隧，去吴都西北四十余里。”

夫差叹道：

“寡人这回败于姑苏，走阳山，死于干隧，也是天命呀！”夫差将属镂剑郑重地交予奚斯，说道：“寡人若不及死，请大夫以此剑全寡人志，勿辱吴也。”

奚斯接过，双手捧着属镂剑，静静地望着夫差，沉默无言。

夫差一跃上马，对王孙骆说：

“元帅速来。”

王孙骆上马，来到夫差身边，胥门巢亦拍马归。

夫差解下衣带，交给王孙骆道：

“元帅为寡人悬带于这株柏树上。”

西

施



列国争雄
不失颜色

319





王孙路站在马背上，将衣带两头缚在老树的枝干上后，骑马离开。夫差来到树下，立在马背下，胥门巢稳住马头，让夫差拉住衣带，打好结口。只见夫差俯身对王孙路说道：

“寡人失宗庙社稷，活着惭愧，死亦含愧。若死后有知，寡人羞见伍子胥、公孙圣于地下；若死后无知，寡人亦有负吴国人民，无颜面对苍天矣。死后得用布遮脸，以障寡人之羞。”

王孙路点点头。

夫差拉着带扣，茫然四顾，但见密密麻麻的越兵一层层紧紧包围着，成千上万，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！忽然想起王子姑曹没有被包围住，也许他那三十三个著名虎将、矫矫俊杰，正驰骋于敌后砍杀越兵哩！重振吴国，定是这位龙子，他不禁失声高呼：

“王子姑曹，你在哪儿？”

声若洪钟，飘荡四方。

勾践惊道：

“是那三十三名虎将的虎头吗？是那突破寡人‘千人长蛇阵’的王子姑曹吗？决不可纵其归山，让其危害越人。”

范蠡道：

“是的。他们如今已到史山了，我派太子适郢亲自率领五百轻骑日夜赶往，命弓箭手以强弩射杀他们。”

夫差怀念展如等二十九位勇士，他相信这班敢死之将一定能够冲出包围，里面还有王子山、王子终累与王子地，只要有一位王子活着，消灭越军、复兴吴国就有指望。

“三位王子在哪儿？”夫差脱口大叫。

勾践问：

“三位王子是谁？”

范蠡听后，吃了一惊，定下心，才回转头对勾践说：

“是吴国的三位王子：夫差子，王子地，虎也；阖闾次子，王子终累，狼也；阖闾幼子，王子山，犬也。怎么，他们都没有被我们围困住吗？”

范蠡立即命令四水、皋如率两千名骑兵四处搜寻，务必扑杀，不得有





失，四水、皋如领兵去了。

夫差想起了西施。

无论在戈船上还是在战马上，无论他在指挥作战时还是在冲锋陷阵时，他的心里总是晃荡着西施的美丽倩影，永远消逝不了。西施来自仇敌越国，这又有什么呢？就好像华登来自近敌宋国，就好像伍子胥来自强敌楚国，而他们无不披肝沥胆，尽心竭力，成为吴国栋梁重臣，能为吴国死，使他得到战争胜利后的狂呼欢叫；使他怀有祖国强大后的兴高采烈，犹如狂风暴雨一洗长空，骄阳照亮大地，欢乐之花漫山遍野怒放，他的心胸宽畅为之一爽。西施给他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在生活的另一方面，使他烦躁时宁静，恼恨时怡愉，紧张中能够松弛，疲惫后得到精神。西施人洁如玉而无瑕，情怀似水永不染。浅浅一笑，像细风轻拂柳丝；微微一颦，似春阳初融冰川，姿态明丽，悦目怡神。西施自天际徐徐落到他的身边，是一位天仙神女，无生无死，虽然终将乘风而去，可她至死还是在琴台上抚琴召唤着他，还是西宫桌旁等待他……也许她已被范蠡擒获，也许她正匆忙出走……

他极目远望，战火弥漫，不觉一怔，也许西施随着雕栏玉砌已经化为灰烬了！他忧心如焚，眼睛一闭，把头颈伸进结扣里面，竭力高呼：

“西施，你在哪儿——”

他双脚一蹬，衣带摆动起来，但慢慢地就寂然不动了……

夫差终于死了。

这声音惊醒了勾践，不管他是喜悦的，还是忧伤的；不管他是感激的，还是羞愧的。终于使他记起了十五年前送来吴国的大美人儿。他问道：

“西施呢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“西施呢？”勾践又问。

仍然没有回响。

勾践气恼地回头一看，范蠡不见了，他再用目光仔细地搜索一番，仍然踪迹全无。

“范蠡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西

施



列国争雄
不失颜色





勾践像在问自己，心头上掠过一道淡淡的疑影。

王孙骆泪如雨落，心碎了，他策马来到夫差身旁，立在马背上，手攀树枝。他忘掉了大王交代他用布障脸的诏令，只觉得大王一死，山河易色，夕阳渐斩暗淡下去，将沉入西山，晚风吹拂在身上，烦躁闷人，树上不生吴枝，地上不长吴草，鸟音不再呢呢悦耳了，大雁成群扑翅南飞，滔滔大江水面上将翻涌起江底沉沙，呈现出一片浑波浊浪……

他如今是吴国惟一的王孙了，决不能落入勾践手里，否则有辱先王！他解下衣带，在夫差衣带旁边挂上自己的衣带；在夫差结扣旁边的自己衣带上，也打了一个同样的结扣，然后把头伸在结扣里，脚一蹬，死了。只是他悬挂得比夫差低一点，在夫差西边，脸向着姑苏。

“奚斯大夫，我抢先了！”

胥门巢一声巨吼，将剑横在脖子上，用力一拉，竟将头割下来，那头跌落到地上骨碌碌滚着，滚到赤驹前，惊得赤驹连连后退。头不动了，赤驹低下头伸鼻嗅嗅，打个鼻喷，昂起头来哧哧长嘶，它将吴将的英雄豪气，化作壮烈的仰天长啸，传向远方。

“好样的！”奚斯从心底为自己亲爱的伙伴喝彩。

奚斯慢吞吞地下了马，将属镂剑放在夫差坐过的石块上，放得很平很平。然后上了马，解下夫差，抱着放在剑前，头向姑苏。安放好，他又上了马解下王孙骆，抱着放在夫差左边，与夫差并排，头也向东南，略下于夫差。他抱来了华登、专毅与胥门巢，放在夫差右边排列整齐。他走到赤驹前跪下，双手捧起胥门巢的头颅，抱着用衣袖擦净，将头盔扶正，小心翼翼地合在胥门巢的脖子上。将华登的断手接上，断脚接上。

“你想逃还没来得及呢，就被杀死了，”奚斯向逢同的尸体嘟囔着，似在数说逢同的过失而有点惋惜之情，“说是叛逆吧，还算不上，可最少也是一个胆小鬼。你跟伯嚭干了许多坏事，可也做过一些好事。我们吴国光





明磊落，不冤枉人，你就躺在这儿，头也还给你，只是不能安在一起，好让后人多想想。”

奚斯脱下犀甲里的一件长袍，把他撕成小块，覆在每具尸体的脸上——这种习俗一直沿传到今天，叫“盖面帕”。

“到黄昏了！”突然有人大叫。

越军骚动起来。

奚斯快步跑到石块前面，迅速将剑抢在手中，用剑尖指着勾践，高声问道：

“昔日吴国亡越，大王赦免你们君臣，三年后，还放掉你们。今天吴王已死，想有个进行丧礼的时间你也不给！你们为什么如此无情？”

勾践命文种传说道：

“让你完成大礼，只是不许拖到天黑。”

奚斯转过身子，将马一匹一匹刺死，当马啾啾哀鸣时，奚斯总是在抚慰道：

“要知道，你们都是吴国将军骑的烈马呵！一匹也不能活着留给越国人，跟我们一起走吧！”

奚斯整整衣冠，跪下，向死难君臣一一叩拜，礼毕。他发现夫差腰间系着一只绣包，上面绣个“寿”字，乃西施娘娘亲手刺绣，有“祈求平安，健康长寿”之意——后人颈上挂“长命百岁”锁，即仿此意；活着的人预备死后装殓物都婉称为“寿衣”、“寿材”，皆源于此。奚斯解下绣包，捧着轻轻放在夫差脸旁，说道：

“西施娘娘，你就在这儿陪伴大王长眠吧！”

“太阳已落下，天黑啦！”古贲催马欲动，他忍受不了奚斯那种慢条斯理、唠唠叨叨的拖延态度，就嚷了起来。

“天黑不了！”奚斯大叫。

奚斯拎起属镂剑，飞速跑到小山顶端立着，一阵晚风吹拂起他的鬓发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用剑尖指向勾践，厉声喝道：

“勾践听着——”

勾践勃然大怒，拉开弓，同时有一万名弓箭手也用箭头瞄着奚斯。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尽失颜色





“我是吴国大夫、行人奚斯，在对你们说话，听清楚了吗？吴国的！”奚斯换口气，继续叫道，“太阳还高着呢！不信，你到山头上来看！”

“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！”古贲狂吼怒叫。

“天还没黑。”奚斯固执地高呼，“我们的头顶上，还是吴国明朗的天；脚底下，还是吴国明亮的地；有我在，太阳落不下去——”

霎时间，山鸣谷应，波传浪呼，越军中也有人狂呼大叫：

“我在，太阳落不下去！”

“我在，太阳落不下去！”

.....

勾践大惊，“嗖”地射出一箭，顿时万箭齐发，矢如飞蝗。奚斯身上中的箭矢若猬毛丛集，但他屹立不倒。

勾践回头一望，见文种、计倪、皓进、诸稽郢众多将军都在悄悄地落泪叹息。

“他们倒同情起这死敌来了。”

勾践觉着有股凉气从头到脚袭来。

忽然，天淅淅沥沥落起雨来。

“大王，伍长自杀了！”一名信卒慌慌张张赶来禀报。

“谁？”勾践问。

信卒回答不出，只是说：“是我们军队里的一个吴人。”

“大王，士兵里的吴人在骚动。”另一名信卒飞速跑来禀报。

“大王，吴人结伙夺骑而逃！”又一名信卒气喘嘘嘘赶来禀报。

“将他们杀死，全杀死！”勾践恼怒得牙齿都要咬碎了。

从四面八方抢到马匹赶到一起来的吴人愈聚愈多，他们一起向太湖驰去，后面成千上万的越国骑手跟踪而至。离得稍远时，越兵就用强弩追射，近点就用矛刺、举刀砍，吴人勇士纷纷坠马，连声叹息也没有，就死了。活着的吴人骑手们，仍然头也不回，疾驰如飞。到太湖边，谁都没有畏怯，毫不迟疑就纵马冲入浩浩瀚瀚的太湖中，激起了惊涛骇浪，溅起来的一根根水柱将战马冲散。一些落水的勇士们，就用手拨水划游，努力拍击着，将身子纵跃出水面。谁也没有呼喊，直到身疲力竭，才缓缓下沉。水面上





打起一个个漩涡，漩涡的水波渐渐漾开，愈漾愈细，愈漾愈远，最终化入于涟漪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勇士们这才静静地沉睡于湖底，安息了。这使接踵追来的越国骑士们震惊并吓呆了，他们个个勒马湖边，踟躇不前，越国的水师副帅舌庸遥遥望着浮现于绿水碧波上的那些马首、人头，远了，更远了，直到迷迷茫茫消失于雨烟之中，也不禁低下了头，深深叹息。

天空里还有一只只被惊起的水鸟，哀鸣回飞。湖水泛出淡淡青光，虽然微弱，但那些勇往直前的吴国勇士们，一个个晃动着的的身影，仍然依稀可辨……

顷顷，风定雨止，云层里又射出来一道又一道的晚霞余辉，直入天际。

“我在，太阳落不下去！”

这个声音仍然在浩空中回荡。

即便天黑如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太阳总是在黑暗中徐徐到来，然后，就在人们眼前，冉冉升起。

三 三王子，冲出越军重围

三王子被追杀，一个个命丧黄泉。

“嗒嗒嗒嗒嗒……”

经过彻夜鏖战，吴国的三匹战骑箭一般地冲出越军包围，穿过矮丛，穿过森林，穿过浅滩，穿过草地……快速如飞，终于甩掉了紧紧追击他们的越国骑手，三位王子开始缓缓地按辔徐行。

“回姑苏去，”勇猛的王于终累首先开口，“那儿有吴国的散兵游勇，聚集起来可以再战。”

“去送死呀？”王子山悲怆地说，“数十万吴国大军，今天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，人家吐口唾沫都能把我们淹死。”

“我们为什么站着等待敌人唾呢？”王子终累有点恼怒了，“越国后方空虚，还可杀个痛快。”

“只怕不被杀死也就饿死了。”王子山摇摇头。

西

施



列国骑绝
尽失颜色





王子地在沉思：

“父王身边剩下二十七人，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虎将，剑法娴熟，能征善战，可是，他们毕竟老了。”

刚才一场恶战恍如隔世，展如杀得浑身是血，刀口卷缺，仍在狂呼砍杀。有个越兵举起长铍刺进了展如骑的马腹，把马肠都拉了出来，展如跌倒在地，刀落在身旁，越兵太多，他挤不过去抢救。忽然越兵惊呼，纷纷奔逃，勇获杀了进来，他不用刀，只是就近抓个越兵，挥舞起来，扑打敌人。手里越兵狼嗥鬼叫，四周越兵魂飞魄丧，四散奔逃，勇获见手里越兵不动，就骂起来：

“废货，响都不响了！”

扔掉死的，抓个活的，他就这样一路厮杀。他一眼望见地上展如，伸手把他拎起，扔在自己的脊背上说：

“趴好，我给你找匹马。”

才跨几步，发现展如两手空着。

“刀呢？”勇获问。

展如感到乏力，催道：“快，冲出去！”

“你刀呢？”勇获又问。

“丢了。”展如无可奈何地回答。

“没刀，也算将军？”勇获感到滑稽可笑，“找去。”

刀就在近旁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他弯腰拾取。

勾践望见了，大叫：

“杀死他！杀死他！快杀死他！”

越兵齐声呐喊，回头扑上，刀砍剑刺，有的用矛挑，有的就举起箭镞戳，勇获、展如他们趁机冲了出来。

“父王在哪儿呢？也许冲出敌阵了？也许正站在龙尾山顶遥遥远眺，盼望着他们？”

“去龙尾山！”王子地脱口而出。

王子山听了大惊，嚷道：“你疯啦，这时还要往敌人嘴里送？”

王子终究知道王子地强毅果敢，意志不移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这样好





吗？我们三人都是吴国姬姓的后嗣，不如分开走，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活着，复兴吴国仍然有望。我去南方。”回头问王子山道，“你呢？”

王子山明白，往龙尾山是一条死路，决不能去，即使能往西方到楚国去，楚惠王也不会宽赦吴王后裔的；北边是齐国，齐平公对吴王衔恨之人骨；东面是一片茫茫大海；南方就是当前大敌越国，不过在浙水北部一带，吴国占领已久，民怀吴王不杀之恩，越军又尽在姑苏，犹有可趁之机，于是点点头说道：“我也深入敌后去。”

“那我们走。”王子终累向王子地一拱手，带领王子山拍马驰去。

王子地紧紧地勒马执辔，痴痴地望着两个身影子渐渐消失于天际……

王子终累见越兵众多，就避开大路东行，过独墅湖，经车坊，来到澄湖。越国水兵正在湖面上搜捕由太湖逃来的吴兵，他们仓皇沿着水边西逸。这一天，来到同望，正逢越兵检查行人，喝令他们停下，王子山吓得拍马南逃。王子终累愣了一愣，越兵蜂拥而至，大声呼叫，王子终累西逃不远，就被越兵用乱箭射死，埋于松陵——后来吴人称其处为“吴江”，即今天的吴江县，纪念吴国王子终累也。

王子山惊慌南窜，他认为走近越国的心脏之中，在不停跳动着的声音旁边，兴许能够得到宁静。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官道，夜行昼伏，沿途拿些衣物向村民换口吃的，数日后，衣物都尽，又冷又饿，疲惫不堪。这一天，他走进一个山坳里，爬入一穴小洞，洞里阴暗潮湿，但十分安静，他坐下来，靠着墙头一歪睡熟了，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转过来。人们发现他的衣带上绣有“姬山”两个字，知道他是逃亡出来的吴国王子山，就将他埋在山中，称此“青山”为“吴山”，即今天浙江杭州城隍山也。

王子地不分昼夜策马疾驰，穿越过道道山岗峰峦，终于被越兵发现了。十七名越国骑手向他紧紧追来，王子地并没逃走，反而转马回扑，冲入敌群。

“你们的脖子长得太嫩一些了！”

王子地一刀一个，接连杀死八名越兵，犹如切瓜一般，失败的阴霾一扫而空，痛快极了。

西

施



列国姬姓
尽失颜色





越兵仍然欺他单刀匹马，群起攻之，可是一碰着王子地砍来的刀，不死便伤，手中矛头剑尖纷纷坠落，无不骇吓。只剩下五名越兵了，他们沉不住气，开始溃败回逃。王子地大口喘气，汗流满身，日夜不停顿的奔驰与厮杀使他感到疲乏，但他仍然向着逃跑的越兵挥手讥笑道：

“欢迎你们回来！”

然后转过身，收辔疾驰隐入山中。

越兵真的回来了！只是他们静悄悄地跟在其后，拉弓慢慢逼近。

“发！”

五支箭簇一支支射向背后，王子地连叫都来不及，一下扑在马背上。

越兵们无不鼓掌欢笑，纵马赶来，准备斩下首级去报功，只见王子地马头一掉，向他们扑来。吓得越兵个个魂飞九霄云外，肝胆俱碎，掉马奔驰，连回头望一眼也不敢，逃得无影无踪。

这完全是一场虚惊。

原来王子地的战马右股上着了一箭，疼痛难忍，纵立长嘶，扔掉王子地掉头回奔，吓走了越兵，然后哀鸣一声，倒在地上，这匹烈马就这样死了。

久久，久久，久久……

地面上慢慢慢慢汇聚了一摊殷红殷红的鲜血，躺在血泊之中的王子地慢慢苏醒，微微舒了口气。

“王子地，你醒了？”

王子地隐隐约约听到了一种柔和的声音，有如母亲亲切的呼唤。他睡眼惺忪，朦朦胧胧里见到一张俊美的面容向他浅浅一笑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王子地睁大眼睛，可是已经转动不得，他的浑身骨架似已松散，瞪目注视着跪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容貌秀美的姑娘，呆住了。

“不会错的，我还抱过你。你怎么这样了？”姑娘语音里有点欣慰，也含有凄怆，“你右眉尖上有粒黑痣，很小很小，这不是？”

姑娘认真地用手指着，辨认出来了，一点也没错。

“你是谁？”王子地追问。





“冰若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宫女冰若。”姑娘微微一吓，“十八年前，我离家陪伴西施娘娘来吴，就被分到这里来看树、摘李子，每月送进宫里去。有一次，你跌跤，是我将你抱起来的。”姑娘笑了。



王子地记不起来了，总觉得奇怪，问道：

“四季都有李子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冰若笑道，“大王要的李子不多，叫醉李，到李子大熟季节，选三百枚又大又好的就行，用蜜浸渍——此为后人蜜饯水果之始——装进十二只长颈罐里，每罐二十五只，封好，放入山洞冰窟里埋藏，逐月取出，送入宫内。开封后，大王命我先尝一枚，一定得味美甘甜，才能奉献给大王，让大王与西施娘娘一起食用。”

“你常进宫吗？”

“我有宫牌。”冰若拿出一块“出入无禁”的金色宫牌，给王子地看看，“我刚从宫里回来，发现了你躺在这里。”

“你从宫里来？”

“毁了，全毁了！”冰若完全没有听到王子地的问话，自顾说着，“姑苏城已被越兵占领，吴宫成为一片废墟，宫里成百成千的人都惨遭杀死。在东殿大梁上吊着六具尸体，有一具是宓嫫——”

王子地张大嘴巴，两眼发黑。

“你也不要难过了。”冰若语调悲凉、柔和，慰藉着王子，“你喜爱宓嫫无人不知，她是我们同来的三百三十人之中较为幸运的了，除了西施娘娘与郑旦娘娘谁还比得上她呢？她死时脸朝北，我就猜想你能来此，果然看到了你！”

冰若哭了。

王子地心如火焚，急道：“说下去！再说下去！”

西

施



列国演义
不夫颜色





冰若拭去泪水。

“我还去城外，爬到灵岩山顶，登上琴台极目四望，一片凄凉。我还经过响屐廊，去了馆娃宫，到处是惨死的宫娥，饿死的、服毒的、吞金的、投水的、上吊的、跳崖的、剑刎的、撞墙的……形形色色，红粉玉颜，一时殒没，看多了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还走进了西宫。”

“西施娘娘在么？”

“不在，连尸首也没见着。”

“也许娘娘还活着。”

“活也不会活得太久，兴许眼下早就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发现桌上一排排长颈罐子，里面都装满李子，可见大王与西施娘娘好久没有吃了。有一只罐子放在桌子中间，开着，李子少些，我拿起来，怕李子坏了，尝尝果汁，有股酒味。”冰若歇口气，继续说，“呀，我发现旁边架子上盛酒的小小蓝瓷瓶打开了，空空的，不觉呆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王子地问。

“有一位宫女曾经告诉过我，她看见岑山公公拎着一对小鸟进宫，紫绿色，黑身赤目，雄鸟叫‘运日’，雌鸟叫‘阴谐’，非常好看。大王叫他把鸟浸在酒里，酒就很毒，因为这种鸟靠吃毒蛇长大的，制出来的这种酒叫‘鸩酒’，能毒死人，即便很淡很淡，沾一下唇舌，人也活不了几天。这蓝瓷瓶就是装鸩酒的，不敢碰，今天瓶子空了，因此我知道西施娘娘必死。”

“哎呀，你不也尝了？”王子地惊骇地问。

“是尝了。”冰若平淡地说：“我的头已晕，胸口感到窒息，死亡有什么可怕呢？十八年来，我远离亲人，来到这荒山冷窟，枯守着冰寒与孤寂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什么也没有。今天能够与人说话，说得很多很多，仿佛把十八年来藏在内心的话都已说光了。而且是与一位男人说的，又是一个王子，是我怀抱过的王子，我的心已无遗憾了。”

王子地的泪水一下涌出。

“我想睡了，与这座龙尾山长眠一起，永别了，王子地……”

冰若徐徐闭上双眼，长长睫毛上呈有泪水，脸上失去红润，情感已经





凝固，没有悲、愁、苦，也没有笑，冷若冰霜。

“龙尾山？是龙尾山？冰若冰若，这儿是龙尾山吗？”

王子地不停声地叫唤着，宫女冰若已不再回答，他绝望了。

王子地将脸慢慢转向右侧，仅仅能够望见龙尾山短短一截，有如断足。山上野草枯疏，几株醉李树也已碧叶凋尽，只剩下些许残枝败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严冬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衔在嘴里，慢咀嚼嚼，然后吞咽，是处处色彩消失，生机全无。

“父王，你在哪儿？”

王子地多想望望整座龙尾山呵，兴许父王就在近边，可是他已不能够。一根根箭簇仍然插在他的脊背上，就好像几条毒蛇往肉里钻入，啃咬着他，令他浑身疼痛难忍，又无法拔出。鲜血一点点滴着，要不了多久，就将流尽。

“死无足畏。”他想，两眼望着远方，“只是正值危难，需要我卫国保家、承继霸业之时，就感到死得未免早了一些。”

他注视碧空，仿佛又见到了父王立马横刀，仰天长啸、壮怀激烈的雄姿，父王刚毅威武，只手擎天，将太阳推向中天，光披四野无不至，侍立一侧的西施娘娘，迎风含笑，貌若天仙。

吴山长青，吴江长流，吴语永传，吴人永存。

“吴国万岁！”

王子地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最后一声呼喊，他尽力扭转脖子，用射人的明眸贪婪地摄取着眼前的景象，一切都那么平和，那么宁静！他那长长的乌发零乱地散开，脸旁几个黄土凹凹里，慢慢溢满了鲜血，殷红殷红，似乎还冒着热气。他舒适而安详地斜躺着，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地下火在燃烧，在流动，暖着和土壤，驱散了寒气，孕育着新的生命，不要多久，它将喷薄而出，形成燎原的熊熊烈火，生机盎然的春天就将到来。想到这些，他那白皙英俊的面孔上微微露笑容，目光渐渐暗淡下去，脖子缓缓地歪向一边，就像在慈爱母亲的温暖怀抱里一般迷迷糊糊、恬静地睡熟了……

猛然间，夕阳冲破云层，将即将熄灭的绯红余辉最后一次洒向人间，为万物重新抹上瑰丽炫目的颜色，王子地的面颊上犹如泛起淡淡的红晕，

西

施





益加俊秀。或许他知道自己脸上的天、身下的地、周围的草木、身边的冰若都是吴国的，都卧在自己国家的怀抱里，安详而又幸福，于是他放心地睡熟了。

多美好呵，伟大的祖国！

这一带的人将“龙尾山”称为“吴山里”；后人于此置“吴县”，再后来又改称为“吴州”，纪念“吴”也。

四 万念俱灰，西施沉湖

鸟尽弓藏，范蠡隐踪。

范蠡的踪迹出现了。

他正率领三百名士兵一直奔往灵岩山，当他们快到山下时候，伍长跑来禀报：

“元帅，前面有位老人当路而哭，扶之不去。”

范蠡与驹从免之甲跟着伍长跑过去一看，见一位老人手持鸠杖，步行俯偻，白发银须，哀哀啼哭，于是轻轻走上去扶住他，问道：

“老丈怎么哭得这样悲伤呵？”

老人说：

“我迷迷糊糊失去家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？老丈不必愁了，”范蠡抚慰他道，“我马上叫里正送你回家好了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呀？有这么大的权力啊！”

“我是越国元帅范蠡。”

“是楚国三户的狂人吗？”

范蠡暗吃了一惊，拜道：

“正是，老丈是什么人啊？”

老人愤愤地回答道：

“我是娄门外鸡陂墟吴先王的一位仆佣，饲养食鸡的百岁老人李保，





你毁掉了我的家，还让我到哪儿去？”

范蠡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

“我实在不知道这件事，兴许手下人做了对不起你老的事情。”

“一个李保的家被毁，也许你不清楚；千家万户都被你毁了，你还装糊涂，能装得像吗？”

范蠡愕然。

“你现在往哪儿去？又要毁我的家园吗？”

“不敢。”范蠡答道，“我上灵岩山去营救西施娘娘。”

李保摇头叹息道：

“吴国自寿梦王起，到今天已经历了七位国君，有一百一十三年之久了，君明臣贤，恩惠及民，元帅为什么一定要灭亡至仁之国、断绝圣德之祀呢？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应该知道，玩火者自焚，你这个元帅是一个丧失了家的人，又背叛了你自己世代代居住着的楚国，你对自己的国家已无信义可言，却想用忠孝来把别人国家治理好，行吗？西施娘娘自入吴以来，换家易国都十五年了，贵为王妃，没有听说她有什么失德之处，吴国上下，都敬重她，她生活得称心如意，遭受谁人迫害了，却要麻烦你这仇敌的越国人来拯救？这不是天下的最大笑话吗？退一万步讲，如果她真的背叛了吴国，老天自会降灾给她，吴人自己也会惩罚她，不要麻烦别人。天下的叛逆者才爱护叛逆者，舍不得让叛逆者死亡。我和你的看法就不一样，你先得拯救自己，你去拯救如冰似雪的西施娘娘，反而使她蒙受耻辱，促使西施娘娘早死。你如想多活几年，赶快回到楚国去吧，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寻常百姓，也比当越国元帅强得多。我是一个至愚的人，今天跟你这位不明事理的元帅讲话，心中真感到羞耻啊！”

说罢，一头撞在墙上，死了。

这时旁边有人鼓掌大笑，既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

范蠡的驹从奂之甲走过去厉声喝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不怕死吗？”

那人用手指指自己的前额说：

“我头戴吴冠，身着吴服，足蹬吴靴，你有眼睛呀，看一看，也应知道我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不失颜色





是一个吴人了。吴人还有怕死的吗？我是吴王手下的公士犯央。”

范蠡叱开免之甲，拱拱手问道：

“你笑什么呢？”

犯央道：

“我笑无智无德的奴仆养马，大智大贤的奴仆饲鸡，马不如鸡，太奇怪了！”

“你哭什么呢？”

“我哭这个颠倒的世道，养马的奴仆活着，当上国君；饲鸡的奴仆死了，成为冤鬼；善恶颠倒如此，怎能不令我大声痛哭呢？”

免之甲听了勃然大怒，举刀欲砍，范蠡止之道：

“此义人也。今天吴国已尽归属于越，赦之也可。”

犯央扬眉怒目道：

“你这人舞刀干吗？难道吴人怕死吗？有些杀人者骄横狂放，自己也将成为死人了。伍子胥太师大智大勇，他的为人昭昭然若日月行空，然为楚人也，犹不免枉死于吴王属镂剑下。今元帅亦楚人，德智都远不及太师，玩命于长颈鸟喙者之股掌，犹沾沾自喜，以为有万世不朽之功，捧着自己的糊涂脑袋，说去拯救纯如冰雪的西施娘娘，行吗？何其愚也！”

说罢，乃仰天摇头叹息而去。

一阵风过，天忽然落起雨来……

凉风徐徐，碎雨如滴。

烈马嘶鸣，在姑苏城外的大街长衢中纵横狂奔；插着旌旗的越国战车，轰隆隆地在路上疾驰着。士兵们追逐着吴国的散兵游勇厮杀着，狂呼呐喊，惊天震地，各处都充满着凄厉绝望的呼喊与死亡的恐怖气息。

馆娃宫门前阒然无声，连空气似乎也凝固成一块，沉闷得令人窒息。

旋波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嚷道：“娘娘，不好了，越兵杀进来啦！”

所有的宫女几乎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惊恐地望着旋波。西施回过头去看看，脸上轻轻地掠过一丝人们几乎难以发觉的惊慌之色，她没有声响。这时脸色苍白的玫查又急匆匆走来禀道：

“娘娘，宫门口已被越兵堵住，有位将军指名要见娘娘。”





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，馆娃宫空气顿时凝结。

“不要放他进来！”西施声音不高，语气却异常坚定，“我这就出去。”
玳瑁退出房门。

西施端正坐好，抬头看着兽面花纹青铜镜里面的那位“西施”：鬓发齐整，玉容冷漠，惟有头上那顶饰有金凤彩翠的凤冠依然璠玕璀璨，熠熠发光。西施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扶住梳妆台缓缓立起，白矢、俊鹁、羽嫫、月波、古苇、艾玉、诸荻、旋波、沙茸众宫女随即簇拥着西施走向馆娃宫门口，宫外立时鸦雀无声。有位将军戴着头盔，穿着锦边彩饰的护身犀甲，手扶长剑，双目炯炯地注视着台阶上面。

西施冷冷地问：“来捉我的吗？”

“不——”那将军似乎有点忙乱，说，“我是来向西施娘娘问安的。”

“越王命你来的？”

“不是的，是范蠡自己来的。”

“呀——”西施几乎喊出声来，是范大夫，只是他脸色黧黑，人略瘦削，髭须满腮，苍老得多了。忙敛容道：

“范大夫别来无恙？”

听到如此充满感情的话语，范蠡慌忙将长剑插入皮鞘，俯伏在地，叩头道：“娘娘千秋万安。”

西施抬起手道：“大夫请起，何劳惊动这么多将士？”

范蠡谢过，爬起来，向身后摆摆手，越兵纷纷后退。

范蠡垂手拱立道：

“请娘娘起驾返回越都——吴王在干隧自缢了。”

西施听到这话，浑身猛地一震，耳边似又响起士兵们的厮杀呐喊，还夹杂着吴王深沉的叹息以及尸体倒下的沉重声响。她茫然四顾，但见狼烟四起，吴都正被摧毁，而自己也将随之灰飞烟灭了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低头沉吟道：“难道要我回到越国王宫里去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范蠡毕恭毕敬地答道。

“不。”西施像被蜂蜇似地浑身颤动，连连摇头道，“我是功盖一世的霸主吴王的王妃，难道还会去侍奉越王？再说，越王夫人也容不得我。”

西

施



列国嬖妃
不失颜色





“娘娘有‘存越灭吴’丰功，即便回到苎萝村家中，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西施望着这位踌躇满志的范蠡，胜利的喜悦已使他见不到人生冷酷悲伤的另一面了。他那剑锋上滴着吴人的鲜血，是胜利，是喜悦，是骄傲；而自己的心头却流着亡国的凄凉泪水，是失败，是绝望，是死亡，这位大夫怎能明白自己的心情呢？两者之间相距太遥远了！

“我有什么功劳呢？”西施凄然道，“我来吴国后，就为越国种过一粒粟，为越国织过一缕布，更为越国杀过一名吴国的士兵，我何功之有？而我是吴王的王妃，越人能不恨我吗？纵然乡亲们思深似海，饶我一死，允许我重归故里，我亦愧见父老姐妹呵！”

范蠡忙道：“娘娘不愿返越，便留在这里也行。”

“这儿更住不得。”西施叹了一口气，“吴王为我营造宫殿，挖井掘河，累死了多少吴人！连年战争，丁壮远征，孩稚牵牛，老妪扶犁，还得纳高租、课重税，百姓往往倾家所有，背井离乡，暴尸骨于荒野。吴不代越，其咎在我，而今天越竟亡吴，吴人男女老幼皆瞋目裂眦，恨不得生啖我肉，岂容我苟安于他们锋牙利爪之间吗——何况我今日已沦为越王的阶下囚了。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范蠡安抚道，“我是专程赶来护卫娘娘的，娘娘如无处，就请娘娘到我军营里去。”

“那不正说明我已被越兵俘获了吗？越王随时都能召唤我了。”

凉风飒飒，细雨如丝。

乱雨飘在范蠡的头盔上，从他那髭须旁边缓缓下流，一点一点地滴在犀甲上面。他默默无语，盯住台阶发怔，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此时竟也感到惶惶然束手无策了。

西施沉思片刻，轻轻叹道：

“范大夫愿意放条路给我走吗？”

范蠡忙道：“听凭娘娘吩咐，随便去哪儿都行。”

“那就有劳大夫伴我去采香径。”西施说。

范蠡连声称是，往路旁一退，挥挥手命越兵回归军营。范蠡便弓腰拱





立，看着一群宫女如同风吹云移，簇拥着西施，众星捧月一般走了。

范蠡走在人群的最后边，离开馆娃宫大门，沿着红色宫墙西去。他们穿进山顶花园里的响屐廊，足音嗒嗒，发出零乱而又空洞的回响，西施听见，犹如踏在自己的胸口上，心都碎了。往前走了没多久，就离开响屐廊，向南经过吴宫双井西边、浣花池，来到百步阶。众人一个接一个下了数百步石阶，下面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八角路亭，即落红亭也。西施在亭下等到了范蠡，指着西面树木掩映的城墙道：

“那儿是石城，上有楼阁亭榭，东墙边就是大夫与越王住过的石室，吴人称之为‘勾践洞’。我耻闻其名，一天，伴随吴王在洞中游玩时，就命宫女称这儿为‘西施洞’，恍惚间已十一年矣。”

范蠡顿首道：“若非娘娘庇护，越王与微臣何能安居会稽？恐怕早就头悬吴城，身弃荒野矣，哪里还能——”

忽见西施樱唇哆嗦，双睫微合，含泪欲滴，范蠡慌忙低下头，再也不敢言语了。

过了路亭，又走下了许多弯弯曲曲的石阶，忽而凉风四起，雨若投箭，每个人的衣裳都湿了，众人一路小跑，来到采香径边。水边一字儿排开着许多彩色莲舟，乃供吴王与妃嫔游乐之用。每条彩色莲舟均仅容一人，有木桨可划拨。白矢扶西施到舟中坐下，然后众宫女纷纷跳进彩色莲舟，每个人拿起一把木桨望着西施。范蠡见了，瞿然惊恐，赶上前去问道：

“娘娘今欲何往？”

西施从头上脱下那顶珠宝闪烁的风冠，双手捧着轻轻放进河中，风冠迅即下沉，水面上清漪一合，了无痕迹。她这才低声叹道：“大夫有国，我国已亡；大夫有家，我家也无；大夫乃越国上将军，我不过是人世间的孤寂一贫女而已，茫茫九州，已无我立锥之地，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今后惟有逃生于五湖烟波间，任舟浮沉，系薄命于碧水白浪之间罢了。”说罢，泪潏潏而下。

范蠡听到这般话语，心摧胆裂，真是欲哭也无泪矣。

西施继续说道：

“今越王屠城，老幼妇孺均不免，许多来吴的越人也被杀死。嗜杀者

西

施



列国娇娃
不失颜色





不仁，大夫乃楚人，飞鸟已尽，良弓宜藏，我为大夫忧。请为我致意文种、计倪诸大夫，智能多思，贤不居上，始可无悔。”

说罢，就在彩色莲舟之中下屈一膝，深深叩拜道：

“大夫保重，西施去了！”

惊得那范蠡慌忙俯伏在地，连连叩首道：“娘娘万安，娘娘万安……”耳边响起“哗哗”的水声，那一条条彩色莲舟匆匆离岸而去，远了，远了……渐渐隐入于漫天水雾之中。人们悲叹西施：

无亲又无友，
亡国亦亡家，
江雨晚来急，
零落一枝花。

久久。

范蠡满眼含泪，抬起头，全不顾雨水在脸上流淌，用手搭凉篷向远方望去：时值狂风旋起，疾雨如泻，天地之间如同挂上了水帘雾幕，一片迷迷濛濛，哪里还能见到什么彩色莲舟踪迹！那茫茫水面上正卷起一道道波涛，有如条条巨龙翻滚而来，一阵高过一阵，那些小小彩色莲舟，如何经得起这般恶浪颠簸，不会舟覆人亡吗？过去西施娘娘曾说过“花离土萎，人离家亡”的伤心话语，今日看来，并非佳兆。又思及西施娘娘于魂飞魄丧之际，犹能置生死于度外，谆谆劝导他弃富贵以逃死祸，义胆仁心，真不愧为金玉其人了。西施娘娘本是由他送来吴国，今天他怎能忍心看着她娘娘葬身鱼腹呢？何况越王确是寡恩薄情、难与共安乐之人，他应该趁此激流而勇退，不能再迟疑了。

范蠡想到这里，赶紧翻身起来，大踏步返回军营，匆匆写了一封密信，命舫从奂之甲迅即呈交文种大夫。自己略为收拾一番，复又回到采香径，划起一叶扁舟，径往那三万六千顷的太湖之中寻觅西施去了。这才是：

一舟风雨里，





俯仰泪沾衣，
五湖波浩荡，
何处觅西施？

再说西施一行人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哪里还怕什么狂风暴雨，划起十一条彩色莲舟，冲涛破浪径向太湖中驶去。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：留在吴宫，纵然不被大火烧死，也会被人杀害，说不定还会遭到乱兵凌辱。这番逃离虎口，即便死在水里，心也安静，人也清白。凡人连死都不怕时，对其他一切也就更无所畏惧了。那一条条凌乱的彩色莲舟疾速前行，时隐时现沉浮不定，惊得湖面上的沙鸥、水鸭一群群地扑棱棱飞起，向远方逃去……

渐渐风平浪静，厚厚的乌云层里露出一轮红红的斜日来，湖光跃金，水波粼粼，闪闪烁烁，又是一番景象。西施诸人无不口吐长气，那十位宫女缓缓地将彩色莲舟围向西施。

西施掠掠鬓发，忧郁地说：

“我们虽已逃离狼爪，难免又要跑进虎口，如今往何处划去才是？”

大家默默无声。

停了好一会，玫萱轻声道：“娘娘，你就是去天涯海角，我们也将伴随着娘娘，永不分离。”

西施望望四周水天相连、无边无际，喟然叹道：

“我也不过是一个纤弱女子、亡国余臣罢了，如今眼前这片浩瀚无垠的太湖水，涓涓滴滴无不尽属于越国了。吴王的舡艘大舟全被越人俘获，想来不久，越兵便要四出搜寻捕逃，我等插翅难逃！”

“死有什么可怕呢？”羽嫔的语音里充满凄凉，“为国而死是尽忠，为友而死为取义，悲就悲在我们这些人多半是从越国来到吴国，如果活着，就是顺从越国而背叛了吴国；死了呢，虽忠于吴国，却又背叛了越国。真不晓得我们该活呢？还是该死！”

白矢用手抹抹头发，拧拧湿衣，愤愤地说：“我们命中注定是无忠可尽的，还谈什么尽忠？不如就像玫萱说的那样，陪伴着娘娘，生死一起。”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尽失颜色





西施听她这样说急了，忙阻止道：“这不行，让大家陪我受苦受难，我宁死也不肯。”

旋波垂泪道：

“娘娘原本是个仁爱之人，怎肯让我们受苦？今天我

们都愿舍身取义，义者，宜也。我们觉得应该如此做。”

这话引得玫瑰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连忙跪在舟里叩头道：

“娘娘爱我，情逾骨肉，今日一别，天南地北，也不晓得何时才得相见？娘娘千万保重呵！”

说罢嚎啕大哭。慌得西施也连忙跪了下来，哭泣不止。众人见这样，无不纷纷跪在舟中，呜呜咽咽哭成一片。

西施泪流满面，一边哭着，一边说道：

“众姐妹如此爱我，西施纵百死不足以报。只是这种法子万万行不得，我们再想个妥善的法子吧！”

说罢，伏在舟上放声痛哭……

俊鹏见到这样，首先收了泪，拿起木桨说：

“生死由命，愿苍天保佑娘娘——姐妹们，再见了！”

俊鹏划起彩色莲舟，头也没回就走了。她的木桨在水面上打起的一个又一个漩涡，一直伸向那遥远而又可怖的越国去了。

谁都不忍心再去惊动这位陷入深深哀伤中的西施娘娘，大家一个接着一个拿起木桨，含着泪水悄悄离去，把那彩色莲舟缓缓地划向四方八面，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
等到西施再抬头望时已经舟去人空，四周寂然，惟有那轮月亮过早地悬挂在傍晚的晴空里，呱呱叫着的乌鸦三三两两向老巢飞去……

一阵寒风从湖面上掠过。

她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有人叫唤“西施娘娘”，呼声飘忽而且遥远，她再凝神谛听，又听不见了，惟有水拍莲舟的单调涛声而已，空洞而又寂寞。西施惘然若失，双眉颦蹙，凝眸微睇，竟如木鸡一般。





“西施娘娘——”

一声。

“西施娘娘——”

又一声。

“西施娘娘——”

……………

喊声一声比一声紧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一声比一声清晰，声音粗壮而且浑厚。西施感到耳熟，她顺声而望，只见远处湖面上漂来一个黑点，愈来愈大，愈大愈清楚……呀，原来是一叶小小扁舟，击水破浪，如飞一般，喊声从船上传来，这是范大夫！是的，是范大夫！西施喜出望外，不禁脱口高呼：

“范大夫——”

范蠡已经见到了彩色莲舟，也听到西施在叫唤自己，喜悦之极，连声大叫：

“娘娘，范蠡来了！范蠡来了——”

西施见到果然是范蠡，恰似平空里降落个神仙，自己算是绝处逢生了。十五年前，范大夫把自己从垂亡的越国送来吴国；十五年后，范大夫也会把自己从已亡的吴国送返越国的呵！沧海桑田，思之恍然。一时间无数的喜悦与哀怨都涌上了心头，她想迎上去，但觉手酸臂痛，连木桨也举不起来。渐渐她看清楚了范蠡正笑容满面地盯着自己，在拼命划桨。她猛然见到范蠡头上戴的那顶头盔，那么灰暗，那么厚重，又那么威严，是越国将军的头盔呵！一想到这里，她心头不禁微微颤抖，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她又疑惧起来“他来捉我吗？不对；劝我回去？不会；送我返苎萝村？也不可能；看来只有携我逃亡，可又能逃往何处？越王能放过我们吗？现在山山水水都属越国的了，又能逃往何处呢？这样做，实在白白害了范大夫，而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。”西施想到这里，一筹莫展，直急得扑簌簌泪落不止。

范蠡奋臂划桨，小船如飞驶来，近了，近了，更近了……西施心慌意乱，着实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好的归宿，即便侥幸地活下来，不过是苟且偷

西

施



列国桥说
不失颜色





生而已。于是她长长叹口气，把心一横，恨道：“与其苟全，不如烈死，玉洁冰霜，做个鬼也净尽。”想到这里，西施不觉又深情地望了范蠡一眼，低低唤了一声：“范大夫！”那泪水夺眶而出，似断了线的碎珠纷纷下堕，西施紧咬牙关，奋力将身子往舟外一跃，就坠入湖中去了。霎时间，水面上像撒开一大片素纱白绸，徐徐向水的深处沉下，渐渐化入水色之中……

后人赞道：美哉女杰，玉颜姘容，蕙心兰质，明智聪察，苍天悠悠，终温且惠者，西施一人而已。

露白蒹葭一美人，
怀德怀爱亦怀憎。
佳山妙水钟神秀，
丽质原非玉琢成。

范蠡见到，大叫一声：“娘娘！”猛划几桨赶到舟旁，只见波合浪平，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。他捶胸大哭道：“是我害了娘娘！是我害了娘娘！”忽而又想起勾践确也太凶狠了，真像一条掉进江心的恶狗，被人捞起，才上岸就谁也不认，疯狂乱咬。越国胜了，他不亲自来营救西施娘娘，还四处扑杀来吴的越人，致使西施娘娘心灰意冷，走投无路，竟然死了。念及此，恨得他举起木桨，猛力一击，把那彩色连舟打得粉碎。一片片残破木板都随水漂走，范蠡仰脸恸哭，哀声动天，眼里都流出血来。

一阵习习凉风，把范蠡吹醒，这时已经日坠西山，天色渐暗，惟有那欲明未明的一轮清月冷冷清清地挂在天空，映在水上，有如在湖面上撒下了一大片砸碎了的玉屑、碾细了的银粉，闪闪烁烁。范蠡万念俱灰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复又仰首长哭，随着浮舟摇摇晃晃漂入沉沉暮霭里去了……

后来人们称赞范蠡：内不自欺，彰疑别微。以贵下贱，能屈能伸。履危而安，不居上位。功成退隐，全其始终。

范蠡真不愧是一位贤者了。





为诗赞之曰：

人如玉洁，心似火红。
德风长流，仁者寿永。

西

施

五 飞鸟尽，良弓藏

狡兔死，走狗烹。

吴国灭亡，越国复兴。

早朝。

在吴国姑苏城内的金殿之中，越国举行了胜利后的第一个朝仪。

群臣毕至。

勾践身着刚刚赶制出来的绣文金色龙袍，头戴皇冕，冕上垂挂着五彩纒绳穿着的美玉九旒。他目不偏视，尽力使自己步履稳健，脸上流露出大王国君才有的那种庄重与威严，在四对宫娥的引领下，缓缓步入金殿。

吴国金殿已经修复，重整后的金殿，确比会稽的巍峨辉煌得多，壮丽得多。龙台新漆，光彩炫目，台后宽大而高的龙椅上，覆着一张獬豸皮，看上去既厚重又令人怵目惊心。他徐徐登上龙椅，左边坐着头戴飞龙翔凤金凤冠的越王夫人；阶下，左边的文臣衣着锦绣，喜形于色；右边的武将盔甲鲜明，笑逐颜开。他们见国君端端正正坐定，一齐跨前一步，俯伏在地，向大王朝拜，三呼“万岁”。

勾践称心快意，慢慢抬起头，又环视一下金殿，但觉眼前处处金阙银奩，琪花瑶草，瑞霭纷纭，祥光缭绕，猛又觉得这儿似乎很熟悉。哦！往年夫差就在这儿接见他的，之后他就在吴国为奴作仆三年，受尽凌辱，甚至于尝了夫差的粪污，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一阵恶心。

“万恶的夫差，让他自缢太便宜了！该剥他皮，抽他筋，敲碎他的



列国桥
尽失颜色





脊梁骨，把他的肉剁成肉醢喂狗！”

勾践恼怒了，咬紧牙，浑身颤抖，一拳击在龙台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满殿骇然。

就连一向处事不惊的越王夫人也微露惊讶，大王疯啦？她也有点看下去，于是插嘴道：

“众爱御平身。今天的朝仪之盛，幸赖大臣们尽忠——”

“忠个屁！”勾践怒吼了，他顾不上保持住做国君该有的那副尊严，“忠臣都已经死光，没死的人也算忠，那些为国战死的人反而不忠了！谁这样说的？我不愿坐在这可耻的王位上，我要回会稽去，明天就走！”

伏在地上的文武大臣听到大王这样愤怒，人人两股战栗，脸色苍白，汗涔涔而下。没人敢抬头向殿上望一眼，皆屏息伏地，动都不敢动。

越王返回会稽，整整三个月了。

他很少早朝，与大臣们见面不多，即使平日亲近的几位大夫也难得一见。

灭吴复国的伟大胜利，并没有带给勾践多少喜悦。他的国土已经全部收复，还占领了吴国的整个领地，可这两个包袱一下都压在他的肩膀上，太沉重了！他忧心忡忡。

勾践多么希望把扩大了了的越国治理好，可一想到手下这班大臣又犹豫起来。他们确也尽心竭力灭掉吴国，可他们靠的是用策略、施计谋、耍手段。他们对付敌人能够如此，难免他们不会这样对自己，怎能对诡计多端的人深信无疑呢？而且他们都同情夫差，同情死敌吴斯。

“能信得过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！”

勾践躺在床上，望着冷冷的四壁心中愈加郁悒，似乎听到了自己深沉叹息的回响。他夜不能寐，把浮过眼前的大臣们一一品评，经过精剔细筛，好不容易挑出两个人：一是诸鞅，终日默默，不亢不卑，老成持重，善多思；一是古贲，是夫人侄儿，虽粗鲁莽撞，然呼之即至，可赴汤蹈火。两人在文治武功方面若能尽心，犹如他又添了一双眼睛，朝中诸事，皆可看清，他的一颗惴惴不安之心也可放下了。





从此，勾践逐渐变得喜怒无常，诸大臣难以捉摸他的心思，时或有唐突犯颜，勾践则厉声呵斥决不稍贷，大臣们被弄得手足无措，心神不宁，畏之如虎狼。勾践慢慢把相国职权转交给诸鞅，连文种、计倪、苦成这班重臣也不召他们入宫议事了，大司马印交给古贲，老将诸稽郢、诸无忌等形同解甲，惟有闭户饮酒、捋须叹息而已。京城里卒伍增多，操练繁忙，诸鞅整日端坐木然、冷眼静观，古贲则驰骋终日、飞扬跋扈，人无敢睨其目者，朝廷佞臣文恬武嬉，在冷漠的世态中好似出现了一些升平盛世景象。另一方面，权贵们家富势足，朋党比周，要尽了移天易日的伎俩，因而暗下里时有朝臣更换，甚至有贬谪边陲的，无人敢究其故。越王意欲追查西施下落，深究范蠡遁逃缘由，并罪其亲近，将吴国幸存宫女皆被一一捕杀；范蠡从兔之甲被捕，鞫讯论报；大臣九人下狱；舌庸被审问四次；诸稽郢不许离开家门；将佐被关押者三百六十余人；太宰苦成惊怖而亡……

天空中阴霾四集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计倪推开窗户叹道：

“毁人的风暴已经随着阴云卷来了。”

他低下头，想起了“智能多思，贤不居上，始可无悔”这句话，这是西施娘娘告诫他们的话语，范蠡告诉了文种，文种又转告了他。

“还没有一年的工夫呢！”计倪掉下了哀伤的眼泪。

他的双眼渐渐模糊，远远近近一片朦朦胧胧，往日的景色似乎在，又好像全都已经无影无踪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色，空空洞洞，此外什么也没有。

天变了！

屈非飞快地跑到书房里叫道：

“大人，太史疯啦！”

文种浑身一震，猛地从椅子上立起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立即坚硬冰凉。他已觉得死亡的阴云正在缓慢地向他移来，将要笼罩住他了。

放下书简，他没有换衣便走向门外，没有乘车和骑马，提起前裳径直往太史府走去。这条路并不太长，他与太史来来往往无数次，许多足印如今都已徐徐沉没于地层深处，踪迹已无，他不禁叹道：

西施



列国桥说
不史颜色





“也许我们不可能再走一次了。”

文种放慢脚步，屈非紧跑两步才赶上。他深知相国习性，谁也不敢打断他的沉思，但他清清楚楚地见到相国用衣袖拭眼。这位铁一般的强人在悄悄流泪了，屈非惊讶得几乎不能抬步，站在后面遥遥望着，好久好久。

往日宾客阊门的太史府，今天连闾人也不见，门外真可张设雀罗。文种一口气闯进后院，见墙边围着许多人，有人叫，“丞相来啦”，一时间，众人都惊讶回首，纷纷让开一条路，太史夫人领着两个女儿计启与计迪过来跪接，伏地嚎啕大哭。文种见计倪正蜷伏于墙角，用手扒泥，并抓起来往嘴里塞。他快步跑上去，只见计倪头发未绾，凌乱地披散着，衣裳不整，满脸泥污，两眼浮肿，面色焦黄干枯，嘴角边沾着嚼烂了的泥土，上面染着绿色的草汁，像是从疮里挤出来的脓。

“计太史！”文种慌忙向前，弯下腰，低低呼唤着。

计倪头也没抬，仍然在墙根爬来爬去，寻虫蚁吃、薅草嚼，把石子放进嘴里，咬得“格格格格”响。

文种走得更贴近一些，跪下，一手搭在计倪肩上，在他的耳边亲热地呼唤道：“太史！”

痴呆了的计倪两眼发直，愣愣地盯住地面，像贪婪的饿鬼盯着一张甜饼，正计算着如何撕开大嘴，此外则木然无知矣。文种一阵心酸，抓住他手，扒掉他手心里的泥巴，把脸凑近计倪眼底，轻轻唤道：“倪，我是文种。”

计倪两眼依旧翻白。

“我是子禽呀！”文种声音几乎有点颤抖了。

计倪慢慢抽回手，张开口，把嘴里的虫蚁、烂草、细石，连同脏泥都吐在手掌心上，往文种脸上涂抹并嘻嘻傻笑着，那样子真比哭还凄凉。文种并不回避，而是死死盯住计倪双眼，见计倪乌瞳不转，像是被钉牢在眼皮上面一样……他绝望了。

太史夫人冲上去，掰开计倪手，抱住他嚎啕大哭。人们慌了，一齐拥上架开文种，屈非一面替文种擦脸，一面小声劝道：“大人，我们回





去吧！”扶着文种慢慢往大门口走。文种再一回首，望见计倪正抓泥土填入嘴里咀嚼着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已经看不见、听不着了，他面如死灰，嘴角流着血。

“迟了。”文种低下头寻思，“范蠡虽狂而狷，能逃死祸；计倪才智过人，不免疯癫；若成忠贞，惊恐而亡；自己耿直忠诚，肝脑涂地，竭智力以奉大王，想来终不免斧钺汤镬，难逃九死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果不谬矣。只是自己后悔已迟，太迟了，太迟了！”

等到文种望见相府大门，才知道自己是被屈非连架带拖着走的。他停下步，歇口气，对屈非说：

“我自己走，你回去。在我书房橱里有只黑盒子，里面有一点金银，我虽为尊官，却无厚俸，你拿出来，分子男女仆佣人等，大家各自回家，自谋生路去吧！”

屈非动也没动，惊讶地望着丞相，张开颤抖着的嘴巴，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“一定要照我说的办，明天就要办妥！”

文种语气坚定，话说完连头也没抬就大步流星地走进相府。他径直来到书房，他似乎听到有“相国”的叫声，似计倪太史的呼唤，忙推开门，房里什么也没有，空空洞洞的像一个大坑。立时觉得浑身疲软，眼冒金星，心知不好，赶紧晃晃荡荡地向床边走去。眼前迷迷糊糊像有一堆堆的薄被和枕头在转动不已，他站不稳了，两手左右乱抓，“哎呀”一声一头栽下……

文种病了。

早朝。山呼已毕。

珠帘高卷，文武大臣分立两旁。越王勾践高高地端坐在镶着阔金边的龙椅上面，一对不大而明亮的乌眼向两边转来转去，文臣武将，尽收眼底。他发现文臣中站在首位的丞相不在，略为惊讶，文种已老态龙钟，原无足畏，可怕的是，这人有那个装满智慧的脑袋，一上朝便絮絮叨叨引起他厌恶，但不来朝又使他猜疑，谁知道那个脑袋里又会钻出一些什么样的鬼点子来呢！还有那个身材不高、面孔清瘦的太史计倪呢？也

丙

施





不在……

忽见古贲大步出班，叩首道：“禀报大王，计倪太史疯了。”

“他疯了？”勾践微微俯身，望望地上的古贲，小眼骨碌碌一转，疑云满脸。

“昨天疯的。”古贲连连叩头，“在墙边乱爬，啃泥嚼草，找虫蚁吃，人已不成样子……文丞相昨天去看他，也吓得病了。”

“哎——”

所有文臣武将都被越王这声怪腔惊得抬头向金殿上望，勾践头略左歪，似乎看着什么，似乎什么也没看。他的面颊上腮肉拉长了而且僵硬，声音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怜悯，却像幽僻鬼谷里鬼魅发出的尖利长嚎，令人恐怖。

勾践正拈着下巴上的稀疏短髭，默默沉思：

“疯？由他疯，不要说吃虫嚼草，就是咀金嚼玉也算不了什么！可怕的就是他那智慧，智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，也能够毁灭掉他自己，叫他如何能够放下终日悬悬的一颗心呢？计倪年纪比朕轻得多，工作起来精力充沛，不知疲倦，通天文，晓地理，知人事，明辨是非，洞察毫末，这样的人会疯吗……而且文种去看他，也病了，这么巧？文种老谋深算，智慧又远远超过于计倪，他俩谈些什么呢？也许是两人商量好才这样的，愚蠢的智慧无足畏，智慧的愚蠢那就其深不可测了！”

古贲抬头望望大王总没言语，疑心是自己说得语气太轻，把计倪的病情说得不大严重的缘故，忙补充道：

“太史咬石子，把石子放在嘴里‘格啷格啷’嚼。”

“嚼石子？”勾践忽然醒悟了似的，“他不会咽下肚里去，‘格啷格啷’不过想叫人家听见罢了。他又在耍智慧了，我必须除去他的智慧，使他的智慧变得一无所用。”

“还抓屎吃！”古贲以为自己说的话已经奏效，大王开口了，便又高声叫道。

勾践听了一阵恶心，他几乎呕吐，当初他尝夫差粪便都已二十年，至今嘴里仍有余臭，太难忍受了！





“除去智慧的最好办法就是砍掉有智慧的脑袋。”勾践下定决心，可一下想起计倪吃屎竟也有点同情起来，“寡人不杀他也罢，让那野狼把他撕得粉身碎骨吧。”

“这样人活着还有什么用？”勾践像在责问古贲，“还能留在京城里吗？别国人知道多丢脸，你派人把他扔到郊外去吧，喂狼，免得他活受罪！”

这明明在指使古贲要把太史活活弄死的呵！两边老臣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无不凉生背脊，魂飞魄散。

古贲亲自领着五十名士兵跑到太史府，把门前屋后围得水泄不通，然后将府里的人全都赶进屋。四名士兵在计倪的脸上蒙着一件衣裳，抬起就跑，来到郊外的密林边，将之扔在地上。士兵们见计倪脸无人色，久已昏厥，嘴角边满是白沫，手里还紧紧攥住青草和泥砂，无不动容。

“已经死了！”一位身材矮小的士兵低声叹息道。

夜依旧深沉。

天色暗黑，万籁俱寂，有一只兔子一下蹦到计倪的脸上，迅即逃去，这一来，倒把智慧的计倪真的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他感到身下冰冷，眯眼一望，微弱的星光使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，较远的地方，似有一堆堆大大小小黑黝黝的怪物。他定定神，望望天上排列成斗勺形的北斗星，知道那儿是北方，下面一片墨黑墨黑的是丛林，脸向南方，可以望见一道长河的微弱水光，他明白，这儿不是城里，而在郊外了。他轻轻爬起来，发现这儿的萤火虫很多，飞来飞去，闪闪烁烁，在一阵阵的荧荧萤火照耀下面，他才看清了周围荒冢累累，自己竟站在坟墓中间。啊，这儿是西郊荒冢，很少有人走过，何况是夜晚，又是深夜呢！没有人，只有游游荡荡的可怖鬼魂飘泊无定，伏在自己的荒坟旁呜呜哭泣，声音凄厉而且悲凉，令人闻之，毛骨悚然。值得欣慰的是，鬼魂并不答理人们要做些什么。

“我要赶快走。”

计倪思索一下，把上衣提起，撕下一角，将自己中指用力咬破，吸吮着血，到满满一嘴都是血污时，就向衣角上面喷去；又吮血，又喷；

西

施



列国桥
施
尽失颜色





再吮，再喷……喷了好久好久，他把带着血污的衣角用手搓搓，理开来挂在埜地矮小多刺的荆棘丛上面。

他使劲吸了口气，茫然四顾。

周围一片静寂，大地似已死亡，惟一活着的人又浑身创痕，心碎神伤。计倪抬头望见北极星像粒宝石嵌在夜空里，那儿是北方，下面的晋国早已衰微，齐国畏惧越国，齐国与晋国都不会收容自己；在右边的地平线上，已经亮起一颗熠熠发光的启明星，像挂在东方天空中的一盏明灯，照着难以逾越的浩浩荡荡的湖海；看来惟有往西方地域广阔、兵力强大的楚国去了。楚惠王善与智者谋，天下俊士归者如流，其人勇猛矫健，鹰隼鹗视，贤君也，可能霸领诸侯，王有天下，海纳百川，岂拒细流？楚惠王会收容他的，自己能到楚国，即便为庶人更卒，了此余生，已属大幸矣。

计倪背着启明星，摸索前行。

走了一天又一天……

这天，计倪渡过大江，将入楚界，他转身子，望着滔滔江水，突然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！良久，他轻轻脱下布鞋，在水面上狠狠扑打，把鞋底上沙尘擦净，把灰尘认真而又细心地扑了又扑，这不是想把鞋子扑得清爽些，不，不，完全不，他要让鞋上尘土随水东去，流回越国，他舍不得祖国的一粒尘砂落入别国。黄色的土地比金子还可宝贵，无比肥美，无比洁净。土地里有奴隶的泪、农民的汗、士兵的血，养活着人，失去土地，人们便失去依附，无法生存，蒙受亡国之耻。自己已为复国耗尽了心血，怎又甘心把从吴国铁骑下夺回来的国土上面的尘砂带给楚国呢？他探手于江边水下，掏些沙子嗅嗅，香呵！捧些水尝尝，甜呵！他终将别离祖国而去，但他决心当祖国危难时重新返回，为祖国献身，现在可不甘愿被暴君无辜地活活掐死……

亲爱的文种、稽拓、皓进、曳庸、皋如诸大夫，告别了；亲爱的夫人与女儿，告别了；亲爱的士兵们，告别了；亲爱的乡亲们，告别了；善良的祖国兄弟姐妹们，告别了……

突然，他恭恭敬敬地朝着东方磕了一个头，泪如泉涌，拍着地大声





痛哭道：

“西施娘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告别了！”

黄昏淡日，疾风骤起，很冷。

计倪爬起来，拭干眼泪穿好鞋，掸掉衣尘，掉转身迎着刺骨的寒风昂首前行。向着西方，向楚国。

勾践跨进相府，径直走向卧室。



相府的一切宛若往昔，只是二十年来的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风侵雨蚀使周遭景物蒙上一层灰暗色彩，犹如人走向老年，不再光华四射了。当年勾践自吴返国，每遇疑难，总是亲临相府，求教于丞相，双门单户，无不熟悉。勾践令驹骑与虎贲分立于门外两侧，自己徐徐步入，不想惊动文种。卧室里仍然是那张简便的木床，近南窗口横着一张不太宽的长桌，桌上堆满竹简，两条长凳靠在墙边，连床上的草席与薄被也没有换过。文种廉洁自奉，便是各国诸侯也无不称颂，文种外出，不许马食民间一束刍，马生幼驹，也上交内宰，不私留；这次北上灭吴，将士多有满囊而归者，惟文种一草不取。在返越那天，民慕其贤，夹道跪送者数百千人，皆欲一睹丞相风采，有一位鬅鬢白发的八旬老人，手捧一盂水，立于道中，流着泪说：

“小民不敢以壶浆劝饮，怕伤贤相清白，谨奉吴江一盂清水，惟祈

西

施



异国桥魂
不失颜色

351





于千百里途中，能稍解大人口中燥渴，乃吴民之心愿也。”

老人捧盂过顶，跪于马前，扶之不去。文种不忍，为之下马，跪饮一口水，解一枚佩玉馈赠老人，始策马缓缓前行。民见之者，无不失声恸哭，高呼“清水丞相”，扶老携幼，夹道奔送三十余里，犹依恋号呼不已。就连勾践听说，也曾为之动容，不过他想到百姓并不曾如此欢送过自己，心里又闷闷不乐了。这番不同了，文种静悄悄地躺在床上，竖眉低垂，善目闭合，那长方形的面庞上，皮肤腊黄，双颊内凹，瘦得几乎没有肉了，连勾践也心生怜悯。可他一眼见到那个头发绺起来的脑门子，上面虽有几道短而细的浅浅皱纹，却依然光亮，二十多年的时光流逝，一切都在褪色、衰老，惟独这个脑袋并未被触及。这个脑袋里面蕴藏着的智慧慧光，曾使强大的敌人心惊胆寒、魂飞魄丧。今天看来，智慧还在绿色的花枝上徐徐开放，慧光射出的光束仍然熠熠流灿，只是他已不再需要这些了。

文种卧床已经整整三天，没吃饭，连口水也没沾唇，他把家里仆佣人等都打发走光了。文种原为邾子国人，在楚国宛襄县做县令，弃家来越后，家人都被楚昭王杀害，心无所牵。他原本洁洁净净来到人间，今将清清白白撒手归去，志洁行廉，心无惭德。他明白人有希望才有奔头，生命才有活力；失去希望，犹如灯盏里面没有了可燃之油，生命之火行将熄灭。这番灭吴复越的希望实现了，他喜悦自己已经成为胜利的化身，他向群山呐喊：“胜利了！”山鸣谷应，立即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欢快回响，震天动地。他向大海呐喊：“胜利了！”可是那浩浩滔天的大水，丝毫不理会，依然独自汹涌澎湃，翻滚奔流，并且吞没了他的呼叫，他被冷落了，感到孤独。等他静下来，再细细思量，才渐渐醒悟：原来自己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，在别人的梦里做梦，希望实现别人的希望而已，他只能为别人的喜悦而喜悦，替别人的悲哀在唏嘘落泪，是享受不到实现自己希望后的那种欢愉的，永远享受不到。复国后，他得到什么呢？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，即使希望做一个盛世子民也不能够！这不禁使他油然生悲，潸然泪下了。

勾践看见文种干枯的眼眶慢慢润湿，流出了泪，就走到他的身旁，





俯下身子，轻声唤道：“丞相。”

文种听到这分明是勾践的声音，吓得浑身冰凉，忙睁开眼，一看，果然是他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可是体弱力衰，如何能够？勾践用手按住他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要动，就躺着吧。这样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不了！”文种望着勾践，鼻子一酸，眼泪直流，呜咽着说。

这语气就连文种自己也觉得出，没有悲伤，不是绝望，而含有压抑不住的勃勃怨气。

“你怎么会死呢？”勾践听了心中佛然，冷冷地讥刺道，语气里毫无抚慰之意。

文种一怔，便无声息地木痴痴地望着勾践。

勾践那双小眼睛看着文种，紧盯不放，似乎想把眼光穿入文种的内心深处，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，他何尝不感激文种呢？文种披肝沥胆，竭尽忠诚，复兴越国，扶助他从奴隶中重新登上王位。他也重用了文种，封他为丞相足足有二十年之久。自己原本是越王，今天仍然不过为越王而已；文种原为丞相，位极人臣，今天还能封什么官呢？他过去曾经对范蠡说，复国后将与其“分国共之”，幸而范蠡走了，对文种也该这样吗？那无非是句客气话，如果真这样，那他何必为奴作仆、含垢受辱、卧薪尝胆，去与吴王浴血奋战呢？二十年来辛辛苦苦收复回来的国土，他甘心拱手让给别人吗？不，决不！可他刚才清楚听到的是文种满腔怨气。文种想干嘛？这是他永远猜不着也摸不透也最为忧虑的了。那位威凌诸侯的夫差，也算是当代的隼人英杰了，犹被文种玩弄于股掌，最终导致国破人亡，想到这里，他就不寒而栗。

“看来丞相耗尽心血了！”勾践叹口气，声音里有赞扬，也有猜忌。

文种听得出，这分明是用尽心计之意，指他为越国呢还为自己？他转而又想，也许是大王口误，但这话里的分量很重，压在他的心头上，令他惶恐。他恍然叹道：

“大王，微臣之心有如日月，有细微处必昭然若揭，竭尽愚忠，报效大王，此外别无所能了。”

西

施



列国婚就
尽失颜色





勾践一阵厌恶，他听腻了文种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表白，就把话头引开，问道：

“你去看过计倪了？”

文种心一缩，知道勾践又撒开他的疑网，那网大而且细密，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掉的，他必须小心翼翼、深思慎言，再也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怨情愁绪了。于是点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去看他呢？”

“听说太史疯了。”

“计倪疯前，他跟你谈些什么？”勾践又逼近一步问。

“没谈什么。”

“你去看计倪，与他又说些什么呢？”勾践更进一步地问。

“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那你们两个人相视默默就能够莫逆于心，真可算得上是一对深情厚意的密友了。”

文种心中一惊，望住勾践，不敢回答。

“因而你回到家也就病了。”勾践冷冷一笑。

“这是因为微臣年纪老迈，体力衰弱，病不免多了些。”文种慌张地解释道。

“可你跑去看计倪时，竟然连车骑都不要了，不是吗？”

文种又为之一怔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他感到自己是一只惊恐迷途的小家鼠，正在饕餮的老猫利爪下，听凭老猫捉捉放放，百般玩弄，再也没有逃生希望了。

“你的智慧无穷，太聪明了！”勾践吁了口气，把带来的《光鉴》轻轻放在文种的枕头旁边，“这是你编的。”

文种望望《光鉴》，心中又是一阵悲凉，当年编写此书，他足不出户达三年，双鬓皆白。他到越国，计倪见书，以为诡譎不可多得，推荐给越王。勾践看了大喜，视作治国宝书，因此拜文种为下大夫。今天怎么拿来了？他连忙说：“这是胡乱编写的，算不上有什么智慧。”

“书名叫《光鉴》？”勾践像在看书说，又像在问文种。





“有‘光可以鉴’之意。”文种说，“就是以书上的事例，来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行，想想然后再去说、再去做，庶几可以少些失误罢了。”

“这书确实实帮了寡人的大忙。”勾践似乎有些动情了，坐在床沿上，轻轻拍拍《光鉴》，“寡人常常看它，有的地方差不多都能够背出来，如第七十七则——”

文种见勾践的面容中执著中微露喜色，心中不禁浮起些许欣慰，《光鉴》真的能够融化开他那颗凝固如冰一样的冷酷之心吗？

“那是吴王僚伐州之事。”文种接上去说。他对自己编写的书能够倒背如流，“在鸡父那个地方，吴王僚先用三千名罪人与胡国、沈国、陈国的三国军队作战，罪人们打起仗来，冲一阵，停一会，冲冲停停，停停冲冲，乱七八糟，搅得敌人不晓得如何对付才是，忙成一团。这时吴王僚亲率大军突然杀至，敌人措手不及，全军溃散，吴王僚生擒了胡国国君兜、沈国国君逞灭与陈国大夫夏馥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勾践点点头，笑了，“携李之战寡人就用罪人的瞎捣乱打败阖闾，使阖闾受伤致死。四十七年前，阖闾想出的法子，寡人用了，还替吴王僚报了一剑之仇。还有第四十六则——”

“那是秦穆公伐晋之事，”文种记得一清二楚，“有人献上一杯酒慰劳他，秦穆公听了蹇叔的劝告，自己没喝，而是把酒洒入河里，他与将士们全都跪伏在河边，承流而饮。将士们无不振奋，欢呼‘万岁’，以为秦王能与他们共甘苦，皆乐为之战死。”

“这法子真能大得人心。”勾践连连点头，“夫椒战前，寡人把军队领到怪山旁的小河边，那河在会稽南，有五里路长，寡人将一壶酒倾入河里，也与士卒承流而饮。士卒们也雀跃欢呼，可这仗寡人打败了，连脑袋也几乎被伍子胥砍去。”

想起这段伤心往事，勾践神色凄然，竟然落下几滴泪。文种看见这样，心里居然也有些暗暗惊讶。

“当时寡人恨你，真想把你五马分尸！”恼怒了的勾践，突然一变，就像一头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人的狮子，咬紧牙。

文种心里不禁打个寒噤，他刚才惊讶什么呢？要知道鳄鱼也会流

西

施



列国桥
尽失颜色





泪，那不过是在告诉面前的猎物说：“我要吃了，吃你！”

“后来寡人知道那个该死的石买对士兵太凶残，动不动就打、就杀，士兵们不愿为他卖命，寡人杀了石买，把他尸首丢在荒野上，让狼啃！”勾践两眼喷出狡诈的凶光，“不过寡人把怪山边的那条河称为‘劳师泽’，不像秦穆公那样叫‘投醪河’，毕竟寡人失败了，这不是《光鉴》的过错。另外，如第十三则有苏氏进妲己而亡殷股，就很不错。”

“那是微臣‘灭吴七术’中的第一术，即“‘遗美女以惑其心，而乱其谋’是也。”文种又有点兴奋起来。

“其他六术也都在这册书里，因此说《光鉴》是一册智慧之书，而这书是你编的，难道你不是智慧无穷的人吗？”勾践的语气有些严厉起来。

文种觉得自己又撞上了勾践那张疑网，这时深悔未免多言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急得流下泪水，悲伤地说：

“这是编的书，哪能算得上什么智慧之书呢？即便微臣有点智慧，也都奉献给大王了，犹如大王自己的智慧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”勾践摇了摇头，“充满智慧的脑袋，是长在你的脖子上面的。”

文种已经觉得勾践的声势益发咄咄逼人，他肝胆俱裂，心则纷纷碎矣，凄然道：

“大王，即便微臣的这个人也是属于大王的。”

勾践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文种从内心深处发出来乞求生存的哀哀啜泣，文种确也没有什么不忠于他的地方，他为复兴越国真可算心力交瘁，今天这求生的话语里也浮着自己的声音，这啜泣里也流有自己的眼泪。二十多年前，自己对夫差也这样表白过，而且做奴仆后，是文种教导他逃避开死亡的法子，最终杀了夫差。这个智慧绝顶的人，今天就躺在他的身旁，怎么能使他高枕无忧呢？

十年前，他打败吴兵，巡察战地，看见一位白盔白甲的将军躺在血泊之中。士兵们告诉他：“那是吴国的太子友。”他忙下马，一看太子友的头颅好像裂了开来，流着血，头盔落在一绺乌发上，还沾染了血污，





那血红之色是那样令人心碎。太子友的双眼没有闭拢，白皙的面容上犹含怒色，但都未能掩饰住那惹人爱怜的俊美。自己在吴时，太子友正年少，眉目如画，聪慧过人，谁见了都十分喜爱，今天竟然死在他的手下。他不觉又走近几步，没想太子友突然举手一剑，正刺中他的脚踝，两边驺骑立即冲上，乱剑交加，把太子友剁为肉髓。这使他至今心寒，战争消耗了他的血汗与精力，连感情也被战争消耗尽了。

他冷漠地说：

“这寡人知道，智慧原是好的，可想出智慧的脑子和运用智慧的人则未必都忠实可靠了。寡人又怎能知道你的脑子里现在想些什么呢？”

勾践坦率地把网已收拢，文种明白自己终于被紧紧缚住，此时惟有低目无语、束手待毙了。

“你看伍子胥是个怎样的人物呢？”勾践又换了一个话题。

文种望望勾践那张变化无常的或阴或阳面容，心中惶惶，又不敢不答，嗫嚅道：“他是吴国的一位大忠臣。”

勾践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可是吴王却宰了他！”

“不是宰。”文种小心翼翼地说明白，“是吴王赐给他一把属镂剑，命他自刎的。”

“可伍子胥却是令寡人刻骨铭心痛恨的最狠毒的仇敌！”勾践的脸色都变了，“他一直到死总不忘记消灭越国，杀死寡人，而你，竟认为他是一个大忠臣！”

勾践心中更加激愤。

文种的心一下停止跳动，脸色苍白，微微张开的嘴唇有些颤抖。

“这也说错了吗？伍子胥不是吴国的大忠臣吗？我又没说他是越国的什么人啊，唉！”

文种迷惑不解。

勾践此时对文种望都不望一眼，极度地痛恨这个老头儿太不通人情了，专与恶人为善，时常顶撞自己，而且炫以为忠，这样算是忠臣吗？

“你见过属镂剑吗？”勾践问。

文种惶恐地望着勾践，不敢开口，他不敢再把战战兢兢的脚提起，

西

施





去踩动勾践的疑网了，即便触撞一下，他也将被缚紧难逃，好像小虾碰上了乌贼，会被乌贼的触腕牢牢吸住，卷入口中吃掉一样。

“我带来了。”

勾践站起，“嗖”地从腰间抽出属镂剑，掷在文种的胸口上说：

“这把就是吴王宰伍子胥的属镂剑！”

勾践走向门口，头也没回。

“愿你成为越国的大忠臣，把没有用完的‘灭吴七术’带给先王，知道吗？”

一脚踢开房门，勾践走了。

“不是网破，就是鱼死。”勾路的疑网未损，文种其死必矣。

文种眼泪一下夺眶涌出，他原也没想活，只希望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悄悄死去，如今连死的选择也没有了。他不是死于失败，没有死在敌人的吴钩与强弩下；而是死于越国胜利之后，越王要他拿起剑来，自己割断脖子。直到现在，他才用泪水洗亮了一双永远没有看清人生的眼睛，可是迟了，他已走到路尽头，来到人生旅程中的最终一站。

死亡原本没什么可怕的，这一站是人生的必然归宿，每个人都向这儿走着，终将到达。不过有的人走得时间长些，有的人走得时间短些罢了。有的人舒心乐意，含笑死去，有的人流尽血泪，饮恨而亡，这里面的众多悲欢苦甜、生怨死哀的故事，纷纷然若乱丝，谁又能理清？谁又能一则则都了解呢？

夫差告诉他：“吾闻狡兔已死，良犬就烹，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。今吴病矣，大夫何虑乎？”他听不进。这是敌人夫差临死前对他的告诫，其音也哀，他斥以为妄。

范蠡告诉他：“夫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鹰视狼步，可以共患难，而不可共处乐，可与履危，不可与安；子若不去，将害尔于子明矣。”他听不进去。这是好友范蠡离开越国前对他的谆谆告诫，其声发自肺腑，他笑以为报。

西施娘娘转托范蠡告诉他：“嗜杀者不仁。大夫乃楚人，飞鸟已尽，良弓宜藏，我为大夫忧。请为我致意文种、计倪诸大夫，智能多思，贤





不居上，始可无悔。”他听不进去。这是越国的浣纱民女、吴王最宠幸的王妃，在离开吴国不愿返回越国之前对他的告诫，衔凄茹叹，其声苍苍凉凉，他以为非。

今天看来，不管是敌人，还是朋友；不管是吴国人、楚国人，还是越国人；不管是男人，还是女子，都早已识别勾践的为人了，惟独自己懵懵懂懂，自视不明，不信别人，终食苦果，这又能怨谁呢？

望着胸口上的属镂剑，他落下了悲怆的眼泪。

自己的一生，多么像枕边这部能够摊开的《光鉴》，每片竹简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坦坦荡荡淳至已极。纵使时光倒流，能一步步回走，他也决不愿意偏离自己原先走过来的足迹，他没有错。只是他攀上生活高峰后仍未停步，一头栽落于面前的悬崖绝壁之中，这上面满覆令人目眩的红花翠草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下面竟会是万丈深渊，如今真的成为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了。

文种撑撑身子，起不来，拿拿属镂剑，他已无力举起来了……

“连死也这么艰难呵！”

泪水溢满了他的双眼。

夜幕低垂。

突然门一开，闪进一个人，随即把门掩起，低低唤声：

“大人。”

文种悚然心惊。

待到来人把灯点亮，文种看见面前站着的头发散乱、浑身血污的竟是屈非！他惊骇极了，忙问：

“你还没走？”

“走不掉了！”屈非脸色苍白，见丞相健在，略显惊讶，紧张地说，“城门口都有重兵把守，只许城外人人内，不允城里人出城，不听劝阻的就都被士兵扑打，逃跑的就地杀死。我远远见着，吓坏了，赶快回转，路上碰见皓进大夫家的膳祁予，他一把拉住我说，‘天啦？你还活着？’我问他怎么啦。他说，他见到相府里的仆佣人等都被抓住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被押往大司马府去。刚才大王从丞相府出来，传说把丞相

丙

施



列国春秋
不失颜色





杀了，吓得诸无忌将军用炭灰揉瞎了双眼，他家大人自己也用石头砸断了右腿。如今士兵到处抓人、杀人，满城慌乱，恐怖极了！我听说后，就立即奔回相府，在门口被把门的士兵捉住，打得半死关在厢房里。过一会，我听听门外没有声音了，才从房顶上爬到这里。”

文种愕然，好久好久没有缓过神。

他明白士兵们暂时还不敢进来，也许等待他自刭后才来收尸，还会为他举行葬礼，在血迹上撒满鲜花，广布大王恩泽。多活一会，只会多给他一些屈辱与苦痛，他说话了：

“屈非，我拜托你一件事。”

文种拱着手，眼里噙住泪，哀婉地盯住屈非。

屈非慌了，忙道：“小人一定办好，万死不辞。”

“不是要你死，”文种摆摆手，指着胸口说，“请你拿起这把大王给我的属镂剑，刺杀我！”

屈非瞠目结舌，呆若木鸡。

“我实在无力举起这把剑呀。”文种长长地吁口气，祈求似地望着屈非。

“不能不能我不能！”屈非哭了，“这件事即使禽兽也不忍心干，我是人呀？”

“你忍心看我为了遵从大王命令，用剑把自己刺得半死不活吗？你忍心看我带着这剑疼得满地乱爬吗？你忍心看我悲痛哀号、鲜血流尽，然后才僵尸般地扑在暴君的眼前吗？”

屈非含着泪水，木然地望着文种。

文种在沉思，久久……

“屈非，记得吗？亲仇不共戴天！”文种突然变得疾言厉色。

屈非仍然立着。

“你必须杀死那个杀你父亲的仇敌！”文种命令道。

屈非微露惊讶，心想丞相疯了，摇摇头道：“听不懂。”

“那你听着！”文种大声说。

十三年前。





西施来吴后的第三年，郑旦已经死了。

一个晚夏，天气燥热。西施来到山顶花园南端的浣花池内，独自划着莲桶在荷香满池的叶阴下轻荡，徐风习习，亦颇快意。忽有曼声长歌随风浮来，凄凉哀怨，真难以卒闻也。她不觉停划谛听，其歌曰：

采莲复采莲，
莲叶何田田！
莲花合风开，
香飘御宫廷。
莲舟浮水上，
终日难见天。
依似青莲子，
苦在心里边。

西施将莲桶缓缓拨近采莲舟旁，看见一位宫娥正在采莲蓬，不觉问道：

“你的歌声怎么这样悲切呢？”

那宫娥回首一望，忙敛手道：“娘娘万安。”复笑道，“娘娘还记得土城中的画眉人么？”

西施再仔细一看，吃惊道：“那你是丁曳姐姐了。”

丁曳曾与西施一起在土城学习歌舞，善画眉，时与西施同时理妆，代西施画眉，因此认得。

丁曳道：“自来吴后，娘娘入宫，我就在这儿采莲，都三年了。”

西施问道：“想姐姐有烦恼事，歌声何其悲也。”

丁曳道：“昨天我去水坞修理莲舟，遇见越人屈其，他说其母茅氏与娘娘的祖母合是亲姐妹。”

西施点点头道：“我听说过，是有这个亲戚，屈其还是我的姨父呢，他在吴国呀？”

丁曳道：“他到水坞修桥船，与左林同在水师里。”

西

施





“左林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的丈夫。”丁曳说，“我们婚后生一个孩子，叫左非。左非五岁时，左林被抓去当兵，我被送往土城，忧孩子年幼无依，萦回牵念，寸心碎碎，是以悲耳。”

西施惋叹道：“一人宫门，其深似海，亲人都绝，人似游尸，落落无所凭依，已乏生趣久矣。”

丁曳垂首唏嘘，泣下沾襟。

西施听后也惻然伤悲，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“纵然我能使姐姐离开王宫，千里迷途，姐姐亦归家不得。”

丁曳哭道：“娘娘但能援引以手，是起死人而肉白骨也。奴婢甘冒万死，哪里还怕什么征途艰险呢？”

西施脱下一只蓝田碧玉手镯，交给丁曳说：“那我就试试看，这是越国至宝，姐姐留下，也许能够用着。”然后道声“保重”，拨开莲桶，徐徐荡到岸边，上了岸，走回宫去。

到第三天，来了一位宫娥替代丁曳采莲，并传大王圣谕，丁曳老病，恩准离宫，并赏给回家路费。

丁曳谢恩毕，便收拾回家，一路上披星戴月，露宿风餐，那百般艰难、千种酸辛，就不必说了。

这一天，丁曳总算渡过浙水，家乡在望了，但觉得衰衰力竭，疲惫不堪。她勉强行走，一步一拖，抬头一望，已到了固陵渡口的外城堡下面，但浑身滚烫，口中干渴，两腿痠挛，不觉一头栽下，昏昏睡去。

说来也巧，文种正巡察过此，看见城堡下面躺着一位女子，身着吴宫衣饰，腰如束素，延颈秀项，未免大惊，走上前去呼唤她，问她是什么人。

丁曳于朦朦胧胧之中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，眯眼一看，见面前围许多士兵，中间有一个人玄冠缙带，正弯腰问她。她明白这是一位大官了，自己欲动不能，只有伸出右手，抖抖地举起蓝田碧玉手镯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



夫左林，
子左非，
南里丁曳不能归。

声与泪下，一恸而绝。

文种见这玉镯光辉闪耀，知这女子非同一般，忙命人飞马去诸暨南里寻觅左林、左非前来。没几天工夫，去人回报：左林正在军中，远征在外；左非是一个孤儿，被邻人屈媪收养，改名屈非，今已带来。文种见屈非只有七八岁，怜其幼稚无依无靠，乃留养于军营。

时光飞逝，又过了三年。

夫差亲自率领精兵北上，将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天下，以统一中国。勾践趁吴国空虚之际，引大军入侵姑苏，大败吴兵，吴国太子友战死。文种领死士五千人、戈船三百艘，在太湖上全歼吴国水师，虏获大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及小翼战船无数，连舡舡大舟也捕获到了。文种大喜，登上吴国的艘艘大舟，见桅杆上面有一名吴兵，接连射死登舟的越兵十余人，越兵惊恐，皆裹足不敢向前。文种命令士兵合围，引强弩齐射，箭若飞蝗，吴兵身中数箭，如鸟折，从半空中倏忽堕下，腿骨都断，犹未死，破口大骂勾践。文种壮其勇问他叫什么名字。吴兵怒道：“我叫左林，恨未能生啖汝肉！”随之“呸”地将一口鲜血吐在文种的战袍上，文种勃然大怒，命士兵乱剑把他砍死……

事后，文种猛可忆及固陵女子病危时的悲凉歌声，难道这就是那位原来的越兵左林吗？他心中大悔，等到屈非长大成人以后，就收为驸从，爱若己子……

“这是你母亲丁曳的遗物。”文种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只蓝田碧玉手镯，拿着，手有点抖。

霎时间，屈非眼前浮起箭如飞蝗、刀剑交加、父亲血肉飞溅的悲惨景象，一双眼睛刹那间气红了。他一声没响，跨上前一步，拿起属镂剑向文种的喉头猛力一刺，一道鲜血喷出，创口汩汩淌着血，愈流愈少，最终渐渐停住，血流尽了，连一滴也没有剩下。

西

施



列国桥境
尽失颜色





文种没有出声，动也没动，死了，像睡熟了一样，静静的。

他手里的那只西施娘娘的蓝田碧玉手镯，仍然在发着熠熠光辉。

屈非抽回剑，忍禁不住的泪水从面颊上哗哗流往胸前。他向文种跪下，双手抱住剑柄，将剑尖对准自己被泪湿打了的胸口。猛一着力，剑像刺进瓜瓤一样，他觉得隐隐疼痛，胸口破裂了，地面上慢慢汇聚了一摊血，鲜红鲜红，屈非徐徐倒在血泊之中。

文种伏剑前犹谓：“后有贤者，百年而至，置我三蓬，自章后世。”还笑曰，“后百世之末，忠臣必以吾为喻矣。”

“文种死了！”古贲如飞一般，跑遍内苑才寻到越王，慌忙跪下禀告了这一喜讯。

勾践仰望长空，手拈短髭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意适心舒。

“他床前还有个屈非。”古奔叩着头说，“两手紧紧抱住属镂剑，也自刎了。”

“谁？”勾践大惊。

“文种的驹从屈非。”

“哦！”勾践听说是驹从，文种死了，也就不想追究，立即下令：

“跟计倪一样，把文种的尸首拖到西郊荒冢去，喂狼！”

文种没有被狼吃掉。

越国的善良人们悲伤文种的不幸，等到夜晚，悄悄来到西郊，把文种的干瘪尸首搬上西山，在东北坡挖个坑埋了。人们还把西山改称为“种山”，纪念文种大夫。

西山就是今天绍兴市城西北的府山，也叫卧龙山。

文种也没有被土石埋葬掉。

传说中，那一刻潮神伍子胥怒目切齿，掀起浩浩瀚瀚大水，从天边海外铺天盖地扑来，霎时间波涌云乱，吞天吸日，巨流滔滔，涌入三江，一泻千里。江水直奔会稽西山，冲破土坟，把文种卷入洪流，掷回浙水。

那文种直跌得头昏眼花、浑浑沌沌，连东西南北也分辨不清了，忽然望见西施娘娘默默伫立于水波之上，双眉颦蹙，凝眸微睇，乃上前拜





道：

“娘娘今欲何往？”

西施微吁道：

“欲返苕萝故里，为波涛所欺，迷不识路，正彷徨莫知去处。”

文种气道：

“这都是伍子胥太师拍水击浪，搅乱了江海，把我也摔得昏昏迷迷……”

忽见伍子胥素衣白甲，骑白马，屹立于潮头，飘飘而至，望见西施娘娘，下马拜道：

“娘娘越人，能为吴王死，纵千百年后，人也无不以为美，请娘娘先潮头行。文种愚忠，难逃一死，没想竟与我毕命于同一把属镂剑下，今天邀他一起向越国报仇去也。”

伍子胥说罢，须发尽张，这一番更与前番不同，呼风吸雷，天昏地暗，怒潮卷地翻滚，扬波直拍云天，摇天撼地。堤崩岸裂，巨流涌入，毁了庄稼，冲倒房屋，人畜伤亡无数，哀号遍野，果然是：

纷纷奋雷震天开，
滚滚怒涛动地哀，
破堤裂岸撼广宇，
伍员击越复归来。

文种看了不忍，大声呼道：“勾践纵该万死，庶民何辜？太师横加摧残，也太过了！”

文种大恸，长号一声，扑于潮头前，潮头徐徐沉下。

说来也怪，这惊涛骇浪的漫天潮水，到了这里就再也冲击不动，连伍子胥也惊呆了，寻思好久，长叹一声，乃收潮退去。从此潮水日夜至此，都无力逾越文种身体，形成了天下谓之奇观的“浙江潮”。

后有人说，今天钱塘江上，海潮重叠，前潮为伍子胥，后潮乃文种也；也有人说，伍子胥是“潮神”，文种为“退潮神”，皆因此故。不过

西

施



列国娇娃
不失颜色





那文种扑下去的地方，终究无法阻遏住滔滔不绝的江水流过，年深日久，文种已沉没于江沙之中。而在文种的脊背上面，却给江水流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道，像一个“之”字形，即今日的“之江”是也。

一晃过了三年，范蠡在齐国经商，成为天下巨富，他一个人又悄悄南归，重游故越。曾有人在阳城里见着他，就把那阳城里称做“蠡城”，用来纪念这件事。

范蠡步行，沿浙水西上，但见两岸良田都被江水淹毁，民无生计，嗷嗷待哺，情至可哀。乃散钱十万，劝民加固堤岸，并在澈浦、盐官与今天杭州建镇海塔；铸十八头铁牛，置大堤上，用以镇潮。

之后，范蠡亲自到之江边上，哭祭了文种。又乘船西行，至富春江，见江水清澈，游鱼往还可数，千丈见底，晶莹可爱。范蠡十分喜悦，拿出一只小巧玲珑的白羊脂玉杯，舀满水，再看杯中，却好像没有盛着水一般，明净极了。抬头望见远山隐约，有似颦眉，不禁叹道：

“心如白水，眉似黛山，西施娘娘化入此处画图矣。”

那范蠡又到吴山上的“伍公庙”叩拜伍子胥，留有“跪阶”在山的东北处。然后范蠡慢慢从北坡下去，望见吴山与对面的宝石山中间抱着的一湾浑浊的江水，寻思良久，说道：

“富春江水能净天，我何不将身边这杯水留此，一洗这江水中的污浊呢？”

于是他倒出白羊脂玉杯中水入水中，这儿就是后来的西湖，因此西湖水清澈明净，天下少见。

范蠡独自一人重返姑苏，寻觅旧踪，然后乘一叶扁舟，划往姑苏城东南三十里的三江口，出三江，入五湖，泛舟于烟波浩渺的太湖水上，进入那些缥缈缥缈的佳山秀水之中，寻觅西施娘娘游魂所居的那些瑶馆琼阁去了。

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至杭州，见西湖，大惊道：

“美哉，山灵水英，天下之秀，无不荟萃于此矣。这儿天朗朗似面，山颦颦如眉，柳丝丝像秀发，水粼粼若眼波，西湖美丽如此，亦若绝世丽人西施也，不可以无诗。”





苏东坡为此写了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两首，其中第二首是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
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从此，人们有称西湖为“西子湖”者。也有人说，西施娘娘“朝为苧萝山，暮化西湖水”，西湖原是西施娘娘芳魂归宿处，难怪世人纷纷前来西湖，皆欲一睹其明丽动人之风采也。

西

施



列国桥枕
尽失颜色





四大美女之一

沉鱼

她色艺双绝，果敢机智，是天下最甘愿为男人献身的痴情女。你看她，巧笑倩兮，浓淡相宜，引得男人俯首称臣，惹得女人嫉妒四起。你听她，娓娓道来，句句都是男人心中事，不曾想，家国有难，迫在眉睫，她为了家国之难，宁愿用“美人计”去俘虜另外一个男人，只是这边是山盟海誓动真情，那边是柔情似水暖真心。她一曲烛光中的大玉舞，似搔首弄姿，春情荡漾，引得人人眉飞色舞，心神荡漾，她这温柔一刀使两个男人的命运成败有别，一个成天王，一个成冤鬼，但她自己最终也万念俱灰……

西施

ISBN 7-80203-052-8



9 787802 030527 >

ISBN 7-80203-052-8

定价：48.00元